

貓與短間



■ 開明文學新刊 ■

貓  
與  
短  
簡

靳  
以  
著

民國廿六年一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文明學新刊  
“貓與短簡”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靳以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五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開明書店分店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 目次

## 短篇

往日的夢	一
關於我自己	一〇
生活與貓	一六
寫到一個孩子	二三
又說到我自己	二七
我的母親	三三
紀念我的亡母	三九
病	四九

貓及其它

社會相

貓	五五
弟弟	六五
亡者	七一
兩夜	七六
獻給母親	八三
冷落	八九
漁	九五
火	一〇〇
社會一相	一〇九
醫生	一一三
一人班	一二九
難	一二四
冬晚	一二九

## 短簡（一）

××，我該真心來感謝你，爲你那封短短的信，醒了我一場大夢。這場夢，前前後後佔了七年的時日，一直我就是沉在那裏，守着那不落邊際的理想活了下來。你的信，雖然只是寥寥的幾個字，可是每個字的筆畫都是一隻犀利的矛，直直地刺入了我的胸中。這使我看清了一切的事，把什麼都爲我剖解開了，要我自己明白這場夢的始終。

我不該嚥舌了，我們真的到永遠分開的時候了。但是我卻從來也沒有想到從你的手中會有這樣的字句寫出來。我決不諱言自己的愚笨，由於自己的愚笨造成四年前的哀傷；但是始終留給我的是無缺的美好。我想即使我是絕世的聰明人，在三年的共處中，知道你個性的小曲折，也無法想得到有這麼一天，你會寫出這樣的信來！

其實，想想看，在這三四年的中間我給過你一點小小的驚擾麼？爲了你的方便，我都

請求你不必再和我通信。自然我知道當你寫信時候的苦心。爲着自己也要把共處時的一點美好景象永留，也不願再看你那罩了虛偽袍子的情誼。默默地我活在一個遙遠的角落裏，每日我的心在相反的情緒裏煎熬着。沒有一個時候我不想到你，我希望你正得着美滿的生活；可是同時卻又想到有那麼一天，你會悄悄地來到我的身邊。這是你自己的話，我想你還能稍稍記得一點，當着那大早晨，你不是流着淚和我說過麼：「等着我，遲早要到你那裏的。」爲了這一句話，四年中每次走回自己的家門都懷着心跳想到：「她也許來了，她也許在等候我。」我的癡呆恰足以使我愚笨到這一步。自然你是沒有來，我也想得到你是不會來的，我還想得到你忘記了我的存在。你不是也說過麼：「爲了忘記你，我以大量的烟酒和淫逸的音樂麻木我的神經，我做到了。」我知道你能做得到，說到忘記一個人，你有着特殊的長處。說到我呢，每次我遇到了從你所住那個城市來的人，我會膽怯地，想問又不敢張口地來問到你。我的臉紅着，嚅嚅地說出我的問話；於是一切的聲音就都靜止了。我什麼都聽不見，只是等候別人的回答。聽到說你是瘦了，又憔悴了，我



的心就起始苦痛着。「爲什麼呢，爲什麼呢？」我把這同一的疑問千百遍地問着自己，是生活，是疾病呢？我更會愚笨地想到這是我的罪愆。就爲這一點事，幾日間我更深深地苦惱着自己。我時時像是看到了你削瘦下來的臉，使我的幻想都無憑藉了。我不知道會瘦成什麼樣子，該更顯得高起一點來了，該更不能忍受氣候的變化了吧？

我都能毫不掩飾地告訴你，離開你幾年間我就是一直這樣地活了下來。多少人說我不該了，更好的友人就用責備的語氣來說，我都忍耐着；可是到了再也不能忍下去的時節，我就把我們曾經是如何好過來的事稍稍說出一些，友人就不說話了，只是用溫撫的手，拍着我的肩，告訴我：「自己慢慢地強硬一點起來吧。」

怎麼樣我纔能強硬起來呢，我一點也不知道。在平日的生活中，一點小小的事情我也想到你的愛惡，仍然像是有你在身傍一樣地凡是你所不喜歡的事都不去做，而且因爲你，就更堅固了我的自尊心，時時我想到我是和那樣的一個人好過來的，爲了這個原因我該把生活調理得更好一點。我只是生活在理想之中，我不否認，每個友人都都這樣

的指摘我。怎麼樣我纔能跳到這個存在於面前的天地中，當着我的記憶裏還有那麼多美好的過去？

以寂寞苦痛的生活來折磨着自己，幾乎自以為是一種贖罪的行爲。一切的欣歡都沒有我的分，伴了我終日地只是我那灰灰的屋子。「爲什麼不快活一點呢，你還是這幾年青？」許多人會把這樣的話和我說，可是我的手就摸了自己的下頰，那上面正有纔冒出來的鬚尖。人也許是還年青，心是早已老了，只有那陳舊的對你的情感仍然是那樣新鮮。

可是一切我都忍在心中，幾年間我從來也沒有到你的面前訴說。我卻想你也許能想得到，過去的三年日子不是很清楚地使你<sup>？</sup>知道我的性情麼？我卻真沒有想到你的記憶就只如流水，除開剎那的印象就什麼也留不住！

一個舊日的友人遠遠地來了，使他驚訝的是我那純簡的生活。從他那裏我更知道了許多你的信息，還有許多友人好意的關懷。我的沉情就又被大大地掀動了。那一晚上

整夜的遇見了你。到了早晨，友人看到我那疲憊的精神便問着，我不能隱瞞，就告訴了夜來的事。友人給我廣大的同情。於是就想起來爲什麼要世界上時常存有缺陷呢？他更想着那個「腦後見腮的人」（請你原諒，這是友人來說到那個給你舒適生活的人）那麼拙笨和那麼庸俗，不見得可以給你較好的生活，就在一月離去的時候，帶給我的一封信。

（說到那個人的拙笨，我卻仍然是不同意的，至少在攫取女人這一面他有着絕頂的聰明。我真難相信，當着你告訴我的時節，那麼一個三十歲以上的男人，爲了使女人動心就把頭向牆壁上撞去；而且我更驚訝他那虛僞的大量，就是和你結合之後，情願請我爲你家中常住的客人。這正就是他的聰明處。我呢，我始終就是不屑於理那個卑瑣的小人。我的個性使我如此，不止是那個人，就是你以爲有用的好人物，不是也時常爲我加以白眼麼？）

想到寫信了就一直任腦子裏縈繞着，時常默默問了自己的，我該如何來下筆呢？

人是相離近四年了，雖然知道了生活的一點梗概，不可知的變化正不知有多少。有的時候我伏到桌上，開頭的稱呼也許就難住了我。該說的話像是太多了，就覺得一句話也沒有法子說出來。其他的事我都停頓了，就是這樣我守着深夜。睡中我也是不安靜，我不知道這將是苦難的終了或是增深，幾年來就好像一直不是爲了自己活下來的。終於想到過去的樸實的生活，坦白的相待，在友人離去的前一夜我就寫去了那封信。當着我把那封信放到友人的手中，自己的身子和心都微微地打着抖。我不知道它的命運將如何，我更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將如何。

爲了一封信，自己的心就像是在更大的焦灼中。儘着理想的可能向了不良的結果。那面想去；可是在心中偶然（對於自己都像是有點偷藏的意味）也想着，真若是事情的變化如自己真心的理想呢？那就什麼都該改過了，而且我，幾年來的生活證明我需要人的溫撫，我知道若是有你在我身邊，我就能更有力，更勇敢地活下去。

好心的友人不忍使我有過久的期待（他說過和我同住過一個月，對我更明瞭得

多了一些了，) 很快就有了信來。在信中寫着隨了另外一個友人去看你，寫着遇到你了，瘦弱而憔悴。寫着在牆上看到了一張照片，一男一女和一個孩子。他還告訴我孩子是美麗的，男人是癡笨的（他就用了腦後見腮的這一句話來形容）。說到你呢，他說你是若有所思的樣子，他還告訴我如何當着女僕走了進去的時節，他們起始說到我的事。也許是他的過想，他覺得你像是覺得不安和 *Guilty* 的樣子。於是那封信交到你的手中。他們還殷切地說着無論如何給我一封信，他們代我寫下了我所住的地方。

但是由於友人的觀察，知道你已經十分適合於你的生活了。當着這外來的情感觸到你的心上，稍稍地動了一下，便會全然靜止下來。這是不可征服的惰性在主宰着，使你一代一代地只成爲附庸於別人的動物。他更勸我把心平下去，爲着自己，爲着多少友人們該更努力下去。

我知道友人所看到的自有一番真實，但是幾年來的夢一直抓住了我，即使有較清楚的想念也不能進入我的腦子。我想，就是能得着你的一封信，一封以誠坦的句子寫出

的信，也能使我那僵死的情感一半復蘇起來。

我就等待着，等待着。

終於你的信就來了，那是在我爲了母親的病離開所住的地方五日後又回來的時候。在許多信件中我一下就看到你的筆跡，（那一直是爲人說着和我相像的，可是我卻覺着有一點粗曠了。）我匆促地打開來，我就看到了你那無情的字句。我沒有想到，一直也沒有想到你能把那樣的信寫給我。我遭受再也不會想到的打擊！我的心在疼痛着，我的全身都戰抖，我的手指涼了下去。七年來的一場夢條地成爲粉碎了。我自己卻也好像再也不能支持我的身子和我的心，但是我已經有了決心，從此我不再做一個「情感的傻子」，而要做一個「勇敢的傻子」了。

由於你的殘忍，我的心這許多天就不能沉下去。我咬着牙，要抖落一切苦惱着我的羈絆！我要自由在地活下去！我有許多事要做。我再也不做情感的奴隸，我有着極大的信心，我知道我能這樣，而且自信或早或晚總能隨了自己的心願。

我絕不會再給你信，而且在我的記憶中，我將使你完全消滅。我要好好地爲我自己活下去。

是的，我要好好地活下去，還爲着那些關心我的友人們。我要和孤寂的生活挑戰，看看我是否真的就如此敗北了？

對於你，我們是無關的日和夜。我們永不相遇，而且我決不會使你的名子再掛在我的嘴上。我明白你的好生活，我願意那樣的好生活永遠隨了你。

我再告訴你，我是十分感謝你的那封信，那使我看到了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而且我也能從苦痛的桎梏中重生起來……

## 短簡(二)

××，我將告訴你我在忍受着一個庸俗的人的侮辱，這抓碎了我七年來的一場夢；可是這縷縷的碎片黏附在我的心上！我以極大的苦痛來承受這折磨，我不能睡，我也不能沉下心去。到今天有人還在我說到我的健康，因為他看到了我的手時時在輕輕地抖着。

簡 短 與 貓

我一定要說是一個庸俗的人，我還要說是庸俗中的最庸俗的，——這幾乎超越一切人的想像之上。說是有這樣的一個人，也能在這世界上活着，會成爲使所有的聽者都覺得驚訝的。我該怎麼來說呢，這個人曾經是我的理想，是我的靈魂，就是到了分別的時候，我也終日守在一傍，幻想着那麼一個影象，纔感動得我想着我必須正直地，忠誠地努力下去。這樣子我使三年四年的日子都流過去，我還從來不說一句話，不爲別人幸福的



生活攙進一粒細沙；終於我卻得到了這樣無情的侮辱，只是這一下，就把我理想中的天地弄得昏暗無光。我想，這是一個夢麼？是否這張短短的紙是當着惡鬼握了她的手她纔寫了出來？一切的事是一個短短的夢呢，還是七年來我就是在一場大夢之中？

我都沒有法子來和你說了，在我從前的描畫中的這個人會使你神往，即使是分離了我也還驕傲着我們的往事，我把我們的分離說到愚蠢的家人責任，說到社會的責任；可是那美好的印象從不會在我的記憶中稍稍淡了一些下去。你是知道我的生活的，雖然過着單簡的專情的生活，爲了別人的緣故，我不肯使一天的日子過得有點含糊。在那間有灰灰牆壁的房屋中我寂寂地過着我的日子，一個友人說過在這樣的房屋中住不到兩個月就會使人變成一個瘋子，可是我已經住了近兩年。每面牆壁的中間呢，就懸了一個人的肖像。別人所看到的只是一個美麗的女人的像（有的人還只注意到它的取景和光線）在我的心中，那卻是栩栩如生的活人。它會伴着我度着迢迢的日月，它會當着我疲倦的時候給我溫柔的微笑。——我時常能聽到那笑着的聲音。有一張就是一

個側影，那我還清楚地記得，留在那上面的還有一個美麗的黃昏，條條的黑影的亭的柱，倚坐在一根立柱之傍的就是，一個飄着短髮的人形。好像自從坐在那裏之後就一直也不會移動。我總還像聽見一個人那麼輕輕地說：「你總是那樣慌張，這一次怕又照壞了！」感謝天，那一次是並沒有照壞，正可把美的形象留下來的也就是那懸在牆上的幾張影像。

多少人時常說我不該在理想中過日子，關於這一件事，我就是守着無用的記憶使自己悲傷也使自己快樂；就是在做人的一面我也是倔強的，從不苟且的，生氣來就臉紅的一個人。爲那過去的事我鞭策着自己，我時常想：「我該好好地活下去呵，我曾經和那樣的一個人好過來的，我不能沾污她，我要努力，我不是和平常人一樣的。」就這樣我過了四年的日子。

簡 短 與 縮

我不反對別人說我愚昧，因爲過分把信任放到人的身上使我在人生的路上受了最大的一擊；可是我還守着許多空的誓語，我爲着這些空的誓語在自己的腦中織着燦

爛的希望。每次我遇到從那個人住着的城市中的來客，總是又膽怯又熱心地問到那個人的信息。別人會告訴我說是在街上偶然遇到了，又憔悴又衰老了，於是我的心就怦怦然地跳着。我就盡着我的心力來思索，一直到客人看出我這份可笑的神情故意用大聲說着話的時候我纔能醒轉來。這樣我纔記起來在我的身邊有着客人，我自己也該在能力所及之內陪伴着客人談些其他的事。

這幾年來我就是一直如此，一個聰明的友人曾和我說：「你永遠不會忘記她的，只有使你和那樣的人過着幾個月的共同生活，你纔會不喜歡她了，覺得她不是理想中的那樣美好。」可是現在呢，我用不着那麼大的生活變動，只是短短的幾句話，就把我一切過去的現時的和將來的理想都打得殘破了。我真要挺起身來做一個漢子，我不想到別的，我只想到對這樣的一個庸俗的平凡的人，只有在遇到的時候把手掌擊到臉頰上，像打一個下賤的，——我要用什麼字來比擬呢，好像所有的字都不足以來形容這樣的一個人了。

那張短短的紙是當我從××回來的時候看到的，最近一切瑣細的不幸把我緊緊包住，我的身體又十分壞（就是一星期之前我發燒到四十度零二），我的母親也是在嚴重地病着。我讀過那幾個字使整個的天地倒了一個身。我想着我的臉是變了色，我的手是冰一樣地涼，我的心起始在急促地跳動。我不知道我是該坐着或是該站着，其實我已經是在我那間屋子裏來往地在躑着了。有的時候我的頭碰到了牆壁我纔轉回身來，我的心不能寧靜。我痛恨着我自己，爲什麼會和這樣的一個人相識？而且我更想到我的愚笨，七年中自己就是一個沒有眼睛的人麼？我想着這也許不是十分晚的，我還十分年青，我該勇猛地活下去。我要把一切事都忘記，做一個虎生生的漢子。我該跳出一切往事的囚牢，使自己強硬起來。這一次我有絕大的信心，我知道我能如願以達，只是我自己需要更大的力量來忍受一切眼前的困磨。但是這番苦難再也不能打倒我了，我要使我的記憶中沒有一點那個人的影子存在，我相信我自己，只是要稍長的時候。你該放心，我還要正直地活下去，努力自己的事，爲自己，爲關心我的友人們。

不要擔心我的健康，我知道不久我就全然平靜下去。將來我一定能活得更好，相信我，你也該慶幸我，我可以算是重生了。

.....

——關於我自己

## 短簡 (三)

××，原諒我上次回信的草率，你要知道那時候我整個的情感是在多麼大的顛仆之中。我幾乎都失卻了自信力，我不知道那件突發的事該給我多麼大的影響。這麼些天我咬着牙忍受着折磨，這一次我真的要使自己強硬起來了。雖然每晚我不能安睡，我還只是想到這不過是一時的奇象，我相信不久就會好的。

昨天夜間我好像睡着了，可是我做了一整夜的夢。在夢中我總是和那個人面對，好像我還記着我要把我的手掌印在她的臉頰上，我都忘記了是不是固執地那樣做了；可是我卻記得我是十分苦惱，好像要躲開她似的。我還記得一直就沒有能躲開，她像是跟定了我，所以一夜我是十分苦痛地過去了。

早晨我就覺得十分疲倦，張開眼睛的時候，只是窗紙的上半有一線的太陽。在我那

灰暗的房屋中夜是顯得更漫長一些；纔近黃昏我的屋子就暗下來到早晨太陽好像是  
最後纔照臨。

再要告訴你的，在這裏秋是更深地降臨了。庭園中的花草大半都已枯萎，有的都爲  
僕人拔了下來堆在那裏等候着清除。可是大麻卻還傲然地長着，每天不忘記把它那肥  
大的葉影寂寞地印在我的窗帘上。呵，這窗帘我想起來在你最近的信中還問起來什麼  
時候掉換就告訴你。你嫌它太陳舊了，說是影響了我的心情。這句話我記着，想到即使是  
把窗帘換了新鮮的，我的心情就好了起來麼？

我十分怕秋天，我該好好地告訴你。這給了我無限的空虛之感。伴了這個秋天來的，  
又是那麼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我真有點難以忍受，我獨自坐在我的房中，聽着大麻果實  
的爆裂，真像我自己的心炸碎了。我悄悄地走出去，坐在石階上，雙手攏了膝頭，望着天上  
飄浮的白雲，什麼都是那麼空，沒有一點憑依，我就想到爲什麼我要生到這個世上來？在  
從前，我總是想到爲什麼一個人要自殺呢？現在我體味到了，如果我想活下去的力量稍

稍小一點，我定然會用自己的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也許你還該爲我慶幸，我並沒有依你那聰明的想法，纔對一個人全然斷了念。十分自然地我永遠不會再想到那個人，而且我十分後悔爲什麼把七年的日月化在這樣的一個人的身上！我相信你知道我不是一個沒有情感的人，如果你看了那短短的一張紙，你也要爲我切齒。但是我還覺得這是好的，因爲這使我真的覺醒了，我不再生活在我的理想之中，爲自己爲友人我要好好地活了下去。

還該誠懇地告訴你的就是我的心是那麼空，像永遠也不能滿了起來。抓碎了的大夢在我的心上留下了不可彌補的空白，我想站定了腳，可是我沒有能如願。我要你給我信，像哥哥或是弟弟一樣地待我，多多寫給我，告訴我該怎麼做。近來我大半的時間是消耗於在自己的房中往返地踱着，有時候緊緊地抓着自己的頭髮，一直看到手指上纏繞着有一兩根細細的黑髮纔甘心。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會這樣不寧靜。時時在我心中想着的卻是我的心該平下去，我要安靜地過着日子，我不該這樣，不是有許多友人殷切地望



着我麼？

我十分希望你還是在我的身傍！我知道你定然會對我好，你能告訴我許多話，要我如何纔能安下心來。我要求友情，這一時若是沒有友情我就不能相信我還能活下去。

有時候我想到××去，在那裏我知道有更多的友人，他們都會對我好；可是那個人不也是住在××麼？在這時候只要我想到我是和她呼吸着一個城市的空氣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好。你知道我那粗暴的性子，真就要我什麼也不顧任着自己的性麼？我想不到沒有一個人願意我這樣。所以我只能守在這裏，像困在幽谷的一支兵，等候着感情的糧草。

再要說到那幾隻貓了，我不是告訴過你麼，在從前我養過一隻美麗的。那一隻是不知從何處來了，結局卻也是不知向何處去了。只是陪伴了我寂寥的歲月，到了還是無情地逃去了。但是當它在我們的身邊時，我的生活是多少爲它活動了。它是那麼能體貼人的心意，它會鑽到抽屜裏，安穩地睡一覺或是守在案上睜着發光的眼睛望着一個人在

燈下迅速地揮動着筆尖。但是終於是逃去了，爲着什麼更大的誘惑呢？沒有法子想得到了，只是早就想到了遲早是該逃走的心也就安下去了。

這三隻貓呢，那一隻大貓暫時是不會逃走的，因爲那兩個學步的乳貓，她不能捨開她的子女，所以我知道一時間她不會離開了我那空空的家。小貓長大了些起來，那隻頭上頂了三塊淺灰的白貓，兩三次幾乎爲友人抱走了。那都是當我不在家的時候。它的眼睛一隻是藍的，那一隻卻是灰的。那隻小黑貓卻冒出了白色的毛尖，像是在雪地裏滾了一遭似的。它們已經能用橫斜的步子跑着了，有時候在互弄着，有的時候會爬到我的腳下來，咬着我的鞋，好像早有預兆似地，我知道這三隻貓仍然要離開我。若是你再來到這裏，我就爽快地以之相贈。可是這些無情的物品能和誰永遠廝守着呢？

想到住處了，你不是說過麼，若是住在我這灰色的房子中，不到兩個月就會瘋了的；可是我想到了你說在你的屋後正是一個鐵工廠，每天都有打鐵的聲音的事。在那情況下我的神經會亂起來，我怕一點點嘈鬧的聲音，（你不記得有時我在深夜把時鐘都藏

起來，) 若是我住在你那裏，我定然會覺得那些鐵錘是打在我的心上，我的身上。我將更得不着安寧，我是一個月也不能忍受下去的。

這時候呢，我卻忍受着無形的鐵錘在我的心上敲打，這是給我適宜的磨鍊，可是你該告訴我，如何我纔能忍過去呢？……

## 短 簡 (四)

×，我十分感謝你的信，這幾年中我一直在友情的溫暖中活了下來，許多人都待我好，也都希望我勇敢地做一個人自己並不是不知道這是我一條該走的路。可是一直又缺少這力量，在某一面我不諱言我的軟弱；在另一面我又過於剛強，也是友人所共知的事，我像是一杯水中的一滴油，無論如何被攪擾之後我還成爲我自己，我難得和眼前這個社會混合起來。

因爲過於沉在自己的理想中，生活就感覺到十分苦惱了。我是那麼喜歡做夢，我自己就時時躲在自己的角落裏，不是說只是我一個人守在僻靜的處所，我所思想的也是在那小小的國度裏。在那裏面我看到美好，我感到喜悅；可是當着我真的張開眼來，一切存在於我的周遭的事物，都和我的夢有那麼遙遠的距離，空虛立刻就抓住了我。我一點

點的滿足也得不到，我苦痛着，對於現在的社會就有了說不出的憎恨。

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如此，我不肯附庸於人，什麼事都有我自己的形式，所謂我的形式就是那樣夢影模糊。我把一個好人想成過分的好，我就記憶着，追念着，景仰着；終於是一瞬間什麼都破了，完了。於是我想哭，來哭我自己的愚蠢；可是我已經發不出一點聲音。我只能如寒蟬之噤默，我就默默地守着，我還來忍受着別人的哄笑，是的，有那麼多人在笑着我。我知道這是對我的懲罰，我只能用盡了我的力量來忍受。我慶幸着自己還能站了起來，抖落了一身往事的記念，從此我將為我自己，為我的友人們好好地做一個人。

說到悲劇，我只相信我這一生就永遠是一個悲劇，每一時鑽進我眼裏的都是那麼醜惡的事物，所以我，我只能仍在我的理想中求得空虛的滿足，這些理想，我清楚地知道，都是那麼凌空，沒有什麼可以附着，即使是一陣微風也要動搖一次。我是在做着夢一個夢又一個夢的。我想你知道我這個人，有時候我就想到我不該來在這個世界上做人。我並不甘心隱避，又為這些現實的事所苦惱；想用我自己的手，我的手又是這麼弱。所以我

只能忍受着折磨和顛沛，我的心永也不能達到恬靜的境地。

可是我自己卻永遠也不願意成爲別人的悲哀的種子。我是一無所有了，抱了過大的奢望的人只能垂了頭離開我去，要我來拯救，最該拯救的怕就是我自己。一個裝滿了憤恨的人，（我從來未曾看見過有那樣倔強個性和那麼多憤恨的人）站在我的面前，盡情地來咒罵我，用一切狠毒的字句。（其實是很可以不必的，因爲我們並不十分相熟。）這個人好像不想放過我，當着我想說一句話來說明的時候，立刻就掉頭而行了。但是有一天，來在我的門前，那是很早的時候，因爲前夜的遲睡，我是聽到了門鈴纔急忽忽地跳下了牀，隨着自己走到外面去。（我那個懶惰的僕人又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爲我所看到的就只有一條灰灰的背影，我叫了一聲，並沒有聽見，（也許是聽見了卻還強項地邁着脚步走去）我想得出憤恨正如那灰灰的影子，有力地蠕蠕地落在我的身上。但是一向互在我心上的內疚卻消滅了，因爲這個人再不會爲我而哀傷。

我卻是喜歡孩子們的，他們有天真的無邪，他們各有一雙大而亮的眼睛，他們笑起

來是無休無止。他們的心是那麽好，那麽直爽，愛別人甚於愛自己。在孩子們的中間我記起了我的年青，他們給我力量，當着他們的眼睛望了我的時候，我就覺得了那無言的話語，除開我再也沒有一個人能聽得出。我卻聽得出每一個字，有時候我被感動流着淚了！我聽見他們這樣說過：「爲什麼變成這樣沉默？使胸中的火花再爆亮一次吧！不要爲孤獨侵蝕你的歲月，你該好好地再來一下，就是在火花之中燒死了也比你無用地躲在一傍等候着死亡好得多呵！」

是的，讓自己的熱情再激發一次，就是燒死自己也是值得的。冥想中我時時記起來說這句話的孩子的面影來，他那圓圓的臉，和那一雙紅色的健康的雙頰。他那清朗而又動人的聲音……

他是早就不在我的身傍了，他在遙遠的一個城市中住着，但是他那一雙亮亮的眼睛在我的記憶中閃着，他給我希望，在我這一面他是閃耀着的一團光。我將告白着：我要勇敢地固執地活下去。

× 你該爲我高興。

——寫到一個孩子  
十一月十二日



## 短簡（五）

××，在你的面前來說明或解釋我自己，將是一樁最愚蠢的事。你知道我懂得我甚於我自己。從我十分年青的時候你就認識了我，那時候你總記得我是多麼一個不懂事的孩子。我沒有一般野孩子的趣味，我也不喜歡讀書；我只願意被丟在我自己的角落裏，任着自己去幻想。消滅了一天一天的日子，卻分寸地增長了我的軀幹；於是我就成人了。

當着還是孩子的時候，我有過多少美麗的關於成人的「白日夢」呢？我不願意說，我也不會說。你好像在那時候就能看到一切，雖然你也是一個孩子。見面的時節，若是在微笑以外再和你說上一句半句話，那你一定就不會放過我，要來問我一聲：「到我們都長大成人的時候還是好朋友麼？」有的時候我是很快地點了一下頭，有的時候我卻又默默地走開了。那也許是爲了因爲聽到從你嘴裏說出來的成人兩個字，又引起了另外

想

想

一個「白日夢」來。

真是到了成人的時候，一切的不幸就隨之來了。最初還許是因爲受着不幸的襲擊，愕然地驚訝着，因爲這是那麼生疏的一件事，經過了一番迷惘的思索，於是纔想到我是成人了。我審視着我的周身，在深夜裏我探求我的心。我想找出些不同來，可是我失敗了；我好像尋不出什麼變遷來，除開外物的改易。我遲疑着，我徬徨着；可是一件能把任何年青人折磨至死的事件把我投入痛苦之中，我立刻就像是失去了自己的年青，頓然覺得是與中年相近了。

這時候你看到我是多麼喜歡把自己丟在幽暗的境界中，正如你們所說的一樣，在過去的情感的殘害中我找出一星星的歡快，純然地我是活在青色的過去之中。你不記得麼，當着一個狂雨的夜晚，我就獨自一個走在雨中，任雨水淋溼了我的衣衫，我只兀然地站在迷濛的燈光之中，看看在那下面是不是有一個模糊的身影？有的時候我是整夜用雙手攏了膝頭坐在階下，到第二天早晨撫着寒冷的露溼的兩肩。一夜間我真好像還

嗅到清逸的髮香呢。你爲我嘆息，你也憐我，費了多少口舌纔把我說動了。我覺得在男女上我已經是多麼老邁，可是在事業上我正是十分年青。

聽從了你的話，再增加了我的自覺，我就先放开了我的眼睛。我看到遠遠的地方去，被我所看到的是一些更苦痛的人，他們不是輾轉在個人的情感之下，現生活的鐵鏈絞碎了他們的夢，他們的一點合理的生活。可是我知道我的力量是多麼微小，像這樣大的工作是有待於我的將來。不只是我，也許該說是我們。我先要做的卻是把我的愛分給和我相近的人們，——那些需要我的愛的不幸的人們。

在得意者的面前我常是低下了頭，而在失意者的面前我伸出了我的手，雖然我的手有時候是那麼沒有力量。我看見一張愁苦的臉，於是我就想到我該怎麼樣幫他一點呢？有的時候我是冒然地說了，爽直地把自己的心吐露出來，也許所得到的回報是不安的懷疑。在人與人之間，總是有那麼一條鴻溝！因此真心是不能和真心相照映的。

我並不灰心，至少我知道我所走的這條路並沒有錯。我不願意在那些瑣碎的事件

上來化費你的和我的時間。我要告訴你的，是我曾經在看視一個垂死的人，聽從他的話，忍着他的申斥。其實我和這個人并不十分熟識，而且我還不大喜歡這個人。當着這個人和死亡相近了的時候，一切的友人都絕了跡，爲着自己將來的打算他的女人也離開了，於是就留下我一個人。我守着牠，我沒有想到一點回報，因爲他是就要死去了的人。在蒼茫暮色中，我坐在那個爲病痛折磨得輾轉着的人的身邊。我是想到了當着我自己將死的時候，是不是也能有一個人來守在我的身傍？自然我知道你會來的，你總還記得住當我死的時候有一件什麼重要的事情你該做；假若你是先我而死了呢？我不知道了。我不再去想這些個人的事件，我以茫茫的心來伴守着這個人。

他死了，到死他還罵了我一次，——也許他不是罵我的；可是卻只有我一個人聽到。有的人想用偉大的真情來感動我這麼一個無用的人。我不是說過麼，男女間的事，我是十分老邁了。因爲不忍使別人傷心，所以我是直爽地說了出來。我能告訴着我可以待之如極好的友人，盡我一份力量來幫幫忙；可是再多的話，我就不能如命了。這並不是

爲了我的吝惜，實在是我已一無所有。我所得的反響卻是無情的斥責，好像是不相伴至死就該如路人一樣。即使我有那膽量，有那真心，我怎麼能和那麼只見一面兩面的人就想到這麼遠的事？有的說來更可笑了，還許連一面也未曾看到，就像瘋狂似地激出這麼一股不着邊際的情感！有的就起始在暗地裏來放着流言誹謗我，有的就從此不見蹤影了。（這還是最好的舉動。）有的來責備我不該有那麼敏銳的神經。也許是的，我的神經有點不健全。我怕歡鬧。有的時候我跪臥在牆角下的沙發裏，使夜色埋了我也不去明燈。（一個友人看得我這樣的情形發出十分的驚訝，）但是我處置那些事我卻認爲自己是健全的。我以坦然的態度，來盡自己一份的力量，共度這人生的路途，難說是我的過錯麼？凡是那些小於我的，我把他們看成我自己的弟弟妹妹。我愛護他們，有的時候他們或會說我過分了，因爲幾乎像母親一樣的那樣瑣細。那些孩子們有的是沒有家，有的卻在受着家的迫害，有的又是在那滿了毒氣的家中不能做一刻的停留……他們沒有人照顧，沒有人來關心，我會大聲地和他們說：來吧，都拿我的家當做你們的家吧！我的家，你是

知道的，不是空空的會使每個人都笑起來麼？但是，無論如何也總算是一個家了，我可以使他們都着些許的溫暖。我覺得滿意了，因為這些孩子們因為有了我的照看就有了更高一點的興致。可是那些一向不負責的親人卻把我的舉動加以大的誤解；不只是誤解了，從這一面和那一面造出許多不可能的計策，強着我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我明白這種人的心腸，只是爲了我的個性，我不願指了他的臉去斥罵。這是自私的，無用的，或是我可以說一聲卑鄙的動物！但是我卻起始苦惱着了。××告訴我這是我的過錯麼？這件事我不能使我的心靜下去，我又厭惡人類了。也許這樣說你又以爲我是過分，我該說對於這種人我是極端地厭惡着了。我想逃開了他們，我能如願麼，當着我沒有能逃開這個世界之前你來說給我，××，我該怎麼辦？……

——又說到我自己

## 短簡(六)

××，不知是往事丟下了我，或是我丟下了往事；在那一面我真的感覺到十分平靜。這麼多年情感的折磨，也儘够我忍受的了，使我猛然醒過來的仍是那麼一個人。友人們沒有那樣的力量，就是自己也沒有那樣力量的，幻想的樓閣坍塌了，因為一切的料木都是虛擬；所以就沒有遺跡再留下來。當着你走在海濱的時節，在天空幸運地看到了一閃美麗的景物的照映，（有一個古拙的名字，就是海市蜃樓，）它消滅了之後，除開那青青的天，你還看得見什麼？是的，我的心情恬靜得如那青青的天，我該這樣和你說。可是實質上，我的心是更不平靜，這許多天我是忘記了自己忘記了天日地活着。你又要說我沒有用，也許是的，我會這樣想；可是煩惱着我的，卻是我母親的病。

那不只是煩惱着我，而且是苦痛着我的。母親這二十年來沒有過一天安適的日子，

她隨了父親度過多少困苦顛沛的時日，漸漸地疾病就隨了老年一齊在她的身上降臨了。我聽到她一聲呻吟，就如同有一把刀在我的心上畫過一次，當着我聽到一個庸醫說到她的病將不治了，我的悲傷是和氣憤緊緊地纏結起來。你知道我想什麼，我想把我的手掌蓋在他的臉上，我還可以拉下他的鬚髮來，我一定要他說他的話是沒有根據。我的全身都潤滿了汗，我幾乎倒了下去。我總想着他是說着謊話，我不能信他，可是我的心在打着抖，深沉的恐懼籠罩了我整個的人。

是的，母親不能離開我們，我們也不能離開她。日就衰微的家是只有父親母親和我們幾個弟兄，我們需要相互間一點點的溫暖，使日子不要再冷下去；而且她，她在勞苦中把我們養成人了，她還沒有看到她的孩子們將如何像野獸一樣地來和這個社會搏戰。第二個醫生證明了那一個醫生之無用，病雖然是沉重，還有治療的方法。你想不到，××，我會變成呆子一樣了。我聽取那個醫生的話，他的一句話可以使我高興也可以使我憂傷，當着我從外面回來的時候，輕輕地用脚尖走着路，一聲低微的嘆息，將如鐵掌一



樣地來抓住我的心，我的心一直就不會安定下來，到夜間也不得安眠。時常會突然間從夢中驚醒了，夜中像是聽見母親的呻吟，就披了衣服，輕手輕腳地走到她的窗前，諦聽着。在她的窗下我往返徘徊，有的時候卻是爲我誤聽了，因爲她正好像十分安穩地睡着，沒有一點聲息，我的心也就漸漸沉下去了，窗外正吹着震撼天地的狂風。

看到我的食量減少了，或是人也稍稍瘦下一點去了，母親就關心地問着我，她要告訴我不要爲她的病憂愁；她是不會死去的，她也不願意死去。「我該多看看你們些年，」她會這樣說。我幾乎要忍不住了，我乘了閒空躲在自己的房中默泣，我不敢想，若是我再失去了我的母親呢？

你也許又要說我的心境是過於狹窄，我的眼睛的視野也並不寬廣；可是這些細微的情感，正牢牢地包住了我，使我無從脫身。每一眼我望到病痛使她呻吟，我就想着爲什麼不是我自己呢？我望着她，我想把我的這點精力，這點血肉全都交給她，只當做她未曾生過我；實質上這卻一點用也沒有，我只能站在一旁，看着她苦痛地在病榻上輾轉，我自

己只是在額角上流着涼汗。

有時候我幾乎有一點愚癡了。我信醫生的話，同時我願意問問這個或是那個，是不是我們覺得她的情況也好起一點來？這近於欺騙我自己，我知道，我不是也有我的眼睛麼？我什麼都能看得清，可是我有時候不願意張開眼去看，也不敢去想；我只願守着空虛的幻想，以得暫刻的安慰。我忌妬別人的歡樂，我更忌妬別人的母親的康健，這都是沒有理由的，也是不該的；可是我真就是這樣了。

隨之而來的則是個人的空虛之感了。生活像是填不起來的空白，雖然還沒有活到三十歲卻已暮氣沉沉了。××，你該懂得我，如同懂得你自己一樣。在先是感受一切外物的不如意，浸到了內心，忍耐着，搓揉着，終於又發了出來；可是從此就不會受絲毫外物的影響了。感覺得活在這個世界上並不是一件快活的事，自己又無力來改善；這時候我就很容易想到自殺是一件極平常的事。脫逃，躲避，還有比用自己的手結束自己的生命來得更好的麼？

我怕這淒涼的人生，我怕黃昏，我怕陰霾的天……我都不敢想像我那××的「家」（爲了那灰暗的顏色，一個友人說過住不到兩月，就可瘋了，另一個則說，只要三天就可成爲狂人）。我怎麼樣還能在那裏住下去，雖然我已經住過兩年的時光！

爲什麼我要想這許多呢？就自自然然地等着每一個日子挺然地和我面對之後又迅速地逃掉也就是了，日子成了那麼一大堆，於是就可傲然地說一句：「又是一年」。我就是這樣活着。醫生過來說我的母親情況是更好起一點來了，我的心也就安下去一些；我看到她真是好起一點來，我喜悅着。我想起了忘記自己的那許多日子，我也記起了友人們。我坦白地告訴你我是這樣子活下來的，關心我莫若關心我的母親。

初冬的夜晚，青的月光鋪在地上窗上，寒冷刺着人的肌膚——等一等，她好像又在呻吟了……

謝謝天，又是我的耳朵作祟，她睡着了……

## 短簡（七）

——紀念我的亡母

簡 短 與 貓

弟弟：不幸早就籠蓋在我們的頭上，我會用了全力去頂撞，我想用我的手臂高高揚起，衝破了它：我也想用我的腳，把土地踏成了一個深洞，我們都沉下去。我想克服，用我們的力量，我大叫出來：「命運是不公道的。」我想化掉最後一點精力，來和它爭戰。我也想哀懇，——是的，我愚蠢又盲目地哀懇過了。可是不能，什麼都不能，我除開承受着那重壓以外再也沒有其他的路，我想躲避，我不敢想。我又把我的信心給了自然。我想：「母親也許會好起來。」我就不敢再多想一點：「怎麼纔能好起來呢？」終於，一腳踏了一個大空，（這你們該明白，當着我們在生長的時候，我們有過許多這樣的夢，從夢中驚醒了，是要喊着母親的，）我的軀體在空中翻了無數的身，總是落下，——落下，終於跌在地上。我懂

懵懵懂懂地伏在那裏，什麼都不記得，只知道我的心在刺痛，——從來也不曾有過的刺痛。張開了眼睛，我纔看到我是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什麼對我都生疏，沒有一張相熟的臉，天地都變了樣，我像孩子一樣地喊着母親，可是母親再也不答應了。

我不能思想，我忘記了一切，又忘記不了一切。我守在母親的身傍，母親是靜靜地躺在那裏。我不相信，因為都是那樣不可信，我把頭俯在她的頭部，好像還聽見她的鼻息；可是她再也不張開眼來望着我，像幾天前夜中守了她的時候，和我說：「××，是你麼，你怎麼還不去睡呢？」她不再和我們說話了，她再也不看我們一眼，弟兄們，你們知道麼，我們沒有了母親，——我們再也沒有了母親！

我的手不足以寫出我的悲哀，如同我的眼淚不能使母親再生一樣。這是無可填補的，活在這世上的每一個人，都無能為力。身邊原是有那麼多人活着，對於我們都是那麼漠然。可是看見一個人，我就會問着同一的話：「你也是沒有母親了麼？」他們都是那樣高興，必然是沒有失去母親，他們有暖和的家，有適宜的溫存；我可是憂傷的，我們沒有

了母親。當着我走回家門，忘記了母親已經不活在我們這個世界裏，我還是提輕了脚步，深怕驚醒了睡着的母親。那時母親若是還未曾睡呢，我定然爲那從窗間投出來的燈光罩上了一半的喜悅，一半的擔心；近了她的門邊，聽着她並沒有呻吟，纔真是滿心高興地脫去了外衣，她也許就來叫着，我問詢着是不是我回來了。立刻我就會走到她的身邊，她或許正坐在那裏等候着，告訴着想着是該回來了，她露着溫煦的笑，她是那麼愛我們，我想像不出，我只記得從來在別人的臉上我未曾看到過像那樣的笑容，我自己也就如孩子一樣地伏在她的面前了……

簡短與貓

我們都記得，弟弟們，二十年來疾病沒有使她過着三月以上安寧的日子。近年來，又爲了許多不如意的事緊緊壓着她的心。她是沉默的，不大多說話，情感的重負都積在自己的心上，於是她就爲這些煩愁打败了。由於疾病而來的苦痛，是也不敢想的，可是當我每次想起了母親，只有母親健壯時候的影子在心上閃動。這和母親的死，有着遙遠的距離，有着絕大的不可能。於是我就加倍地覺着傷心，睡夢中突然地醒來了，耳邊還遺留

着母親的言笑，在黑夜之中張大了眼睛，——什麼都沒有，陡地想起來母親已經是永遠離開了我們，就再也不能忍流了下來的淚。爲了想使自己的哀慟減少，友人們把什麼樣的話都和我說過來，我自己也盡力想着遠大的事物，或是說到死的美麗與莊嚴（母親的遺容，確是給人那樣的印象），但是互在心上的一點小心願，卻是只要有母親活在身邊，就把什麼都失去也不後悔。弟弟們，我想你們也定然是這樣想的；可是這小小的心願，卻是那麼無從補償。母親就從此拋下我們了。

母親臨終的一月前，我就在母親的身邊過夜了。她厭惡燈光，又怕着黑暗，小小的聲音也都使她不安。我坐在那裏，幾乎是屏着呼吸，她會突然地問一聲，是誰在這裏。我急速地應着，問着她有什麼事。她沒有什麼事的，她告訴我，卻問着我爲什麼還不去睡？我就騙着她，說時候並不太晚，我自己也不困乏。母親纔又說，她願意我在她身邊，爲的是有我她的心纔能安下去。可是當着我伴了她一天以上，她幾乎是逼着我安眠。有的時候我不能睡，就守在靠近她住室的一間，我不敢冒然地走進去，她會責備我的。我靜靜地坐着，想

到醫生們的診斷，就流下淚來；她也許醒了，說到我，我就急急地用手掌抹着臉，走近她的身邊。她要問我是不是睡得很好，又喫了些什麼，……

她雖然一直對於什麼事都清楚，在感覺上也顯出一點不濟來。我時常在她的房裏背了她垂淚，有一次和姊姊還幾乎哭出了聲，她都一點也不知道。時常她醒來了，眼睛睜得大大的，咂着嘴，也不說一句話。爲我們問到是不是口渴了，她纔點着頭。可是她喝不到兩口，便不要了。她的喉嚨已經不能自如地吞嚥着食品和飲料。

回想母親由疾病而忍受的苦痛，心便在抖着。她的肺管一時也不能安靜，仰臥是不可能的，左側臥和右側臥都不能在一小時之上。她喘着，而領下的傷口又時時疼痛，她的呻吟從也未曾斷過。可是她沒有想到死，她怎麼能丟得下她的孩子們呢？她要活，她要多看看我們，一直到最後她還忍苦地進藥，她是那麼殷切地想活，……爲守着的我們看到，卻更傷心了。我們叫喊，我們哭；可是她頓然閉了眼睛，就再也不張開了。

母親的話卻一直在親耳中響着，她時時念起遠在重慶的功，她也惦記着丕和疇。父



親和姊姊沒有回來的時候她也常說起。她想看看她的孩子們，那麼清醒的她竟兩三次地把澤誤認成功了。我不敢說，也沒有寫信來告訴你，事實上半月的旅程她也不能延候了。

她在牀上躺了三天纔被裝到木棺裏去。我是有點愚騷了，因為母親說過就是她閉了氣，也還能活過來的，我就時時俯下身去諦聽，好像我聽到她微細的呼吸，我撫摸着她的手，——天呵，那已經是比冰還涼的了。那寒冷一直從我指尖穿過我的手臂，還冷透了我整個的身子。我的心在打着抖，我的腿軟了，我跪下去……

「母親爲什麼成爲這樣涼了？」我一面流着淚一面思想着。我想着天氣也許是太涼了，室內又沒有火。（沒有火是由於一種習俗。）那時候我卻沒想到躺在那裏的是無生的母親，她將永遠不再和我們活在這同一的世界裏，她再不和我們共同的消磨着日子。

當着母親被放到棺木中，我是被許看她最後的面容。那臉是十分安適的，莊嚴的，沒

有一點苦痛的樣子。她的眼睛並沒有全然閉緊（也許她忘不了留下的孩子們），但是，一點也不可怕。那時我極力睜大了眼張望，一面抹着淚，一面把頭伸過去，終於那方笨重的木板蓋上了，加了釘，澆了漆……

雖然我們已經都不是終日廝守着母親身邊的小孩子，可是卻更深沉地，幽遠的感到沒有了母親的悲哀。誰還來問着我們的寒暖，像她那樣的殷殷？誰還能當着我們爲不如意的事所環擊，給我們溫和而慈祥的勸慰？一句話，一聲笑，都隨了母親沉滅了，沒有一點痕跡。記憶只留下輕飄飄的影子，當我們要更真切些的，伸出手去抓，立刻就感到空了。是的，這是空，什麼也沒有的空！沒有什麼能爲我們抓住了，我們是孤零零的一羣！弟弟們，记住了，我們只是孤零零的一羣！

母親走了以後，家就成爲更寂寥冷清了。母親住過的房子上鎖了，沒有火，也沒有燈光。我們用着低語來說話，好像還怕驚醒了病着的母親。走着路就更清晰地聽到自己脚步的回音，偶然把眼望到母親住室的窗，眼睛就溼潤起來了。怕着看過去，又時常把眼轉

過去了。有時像是聽着母親的呼喚，急匆匆地跑過去了，近了門纔突然想到母親離開了我們。迅急收住的腳，像定在那裏，仰首是沒有邊緣的蒼蒼的天，踏在脚下的是那馱了萬千生物的土地，可是在那裏也沒有我們的母親——那裏也沒有我們的母親。

你們總還記得我們的家是什麼樣的一所房子，從早晨到夜晚，永遠有陰影落在地上。每天像是更早就黑下來，到早晨呢，太陽是更遲懶地升起。入了夜，我們很早就睡了。疲困，憂煩，對於生活沒有一點好興致。我們爬到牀上去，關了燈，可是我們並不能安然地睡着。相互地聽着各人的反側，誰也不說一句話，有時那強抑住的抽噎低低地響了，就引起這個那個的傷心。我們都不能忍了，就爽性哭出了聲……

這晚上，弟弟們都睡了。我兩三次地走近他們的牀前去看視，他們都睡得很好，好像他們忘記了自己是沒有母親的孩子。我爲他們拉着被角，看看有什麼地方會鑽進風去。我自己是一面流着淚一面寫給你們這封信。我的眼感覺到十分疲憊了，苦澀地再也睜不開來，我的頭垂下去。恍惚間我聽到了一個聲音說着：「孩子，困了麼，睡到牀上去吧，着

了涼又要生病。」這聲音對我是那麼熟習，我記得，那是母親，我就匆急地張開眼，四下裏望着，卻是什麼也沒有。燈光照耀的屋子，顯得廣大而淒涼，我卻是寞然地獨自一個坐在這裏，淚水沖淡了我畫下的筆跡。我叫着母親，我想她還沒有離開我十分遠，可是沒有人答應。時候是很晚了，只有我的這間屋子還亮着燈。母親生前用的小座鐘在我的案頭不息地擺着，我看看它，它默默地告訴我是一點半鐘了。母親在世的日子，她是不願意我這樣晚睡的，她以為這會損害我的健康。想着母親，我該永遠記着她的喜惡，我們順從她正如她活着的時候一樣。我該快一點寫，至遲也不要過兩點鐘。

我該告訴你們，悲哀已經如海水一樣地把我們淹沒了，填塞了每個小小的情感的轉曲處。你們都知道，用這樣的話來形容沒有一分的誇張。我們卻該是隨着海水升漲的山島，要倔強地屹然地立在狂濤之中，堅強地顯露着自己。我們都沒有了溫暖的，母親和溫暖的家，我們該就此挺起了身子。弟弟，記住了，我們該就此挺起了身子。不怕風雨的侵蝕，不怕災害的紛擾；母親要我們好好地做人。母親的臉永是在我們的面前，當我們閉起

眼來，她就來到了。我們要她笑，要她永遠不憂心她的孩子們，她的孩子們會正直地勇敢地活下去……

沒有什麼再可以寫的了。我不顧冬夜的凜寒，我又到院落中走過一次。當着母親病的時節，每晚我都是悄悄地走近她的窗下，靜聽着她是否已經安靜地入睡。這晚上，一時間我會忘記母親是死去了，很自然地我又走到她的窗下。那是寂靜的，沒有一點音響，我望着房裏面，是黑森森的。突然我的記憶大聲地告訴我，我就流着淚，我起始在院落中走着，一刻也不停止我的脚步，我的眼淚滴落在地上。我知道那會立刻結成冰。我仰望在天，上閃着的羣星，我尋不出那兩顆像母親的眼睛？我知道母親的眼睛永遠在望着我們，像星星在照着我們一樣。我想我該走進房去，我該去睡了，我們不能要母親總掛念着，弟弟們，我們都該好好看護自己，不該要母親掛念我們了……

二十五年一月二日

## 短 簡 (八)

——沒有想到我還能在這個城安然地住下來，而且還住得這麼好。那些好意地關心着我不適於在這個城居住的友人也覺得十分驚訝起來了：「想不到啊，你住得這麼好。」說着這樣的話，一定是問過了我的身體和我的精神之後，而我卻告訴着說一切都好的。是的，我自己也頗訝異，一向雖然是有着健壯的外形，而身體的不良情況卻是想也想不到。前兩年住在古城，更時為疾病所擾，弄得自己沒有了一切的興致。去年的年尾，你知道，由於母親之謝世，幾乎我就要一頹不振了。於是我就來到了這個城——當着四年前我離開它的時節，我說過五年之內不會回來的。

過去的事早該忘懷了，個人的事不應再給我情感上大的顛簸，我知道這是你所深望的。到現在，我可以答應你，即使在街上偶然地遇見了，也能平靜地過去——可是我聽

說爲了怕和我見面，那個人避免到街上來。但近來縈繞於心中的卻是母親的面影。我有無數的追悔，會發着呆癡的想念，要聽母親的一句話和一聲嘆息，這怎麼能呢，我一記起母親永遠靜靜地躺在那裏，我的心就止不住戰抖了。

就是因爲這樣想着，一夜沒有能睡好，當着晨光浮上了窗口的時候，頭就起始覺得沉重。身子在燒着，手心也是燙燙的，嘴是灼渴着。下了牀，從保暖瓶裏倒出水來，貪婪地灌了下去，可是心中的火像仍是燃燒着，我的脚起始覺得無力。我仍睡到牀上去，我是陷在似睡非睡的狀態中。

漸漸地，同住的人都活動起來了，一切的聲音使我厭惡，可是我沒有法子，即是和我住在一間房裏的人，他雖然知道我不適了，問着我，卻一點不知道對於一個病着的人該怎麼做。我想起了你，那一年病在山上，你是怎麼樣看護我呀？孩子一樣的會也知道放輕了脚步，在暗暗的角落裏守我終夜。（那是去年，我發着四十度以上的高熱。）可是在這裏，我受着折磨，沒有人可告訴我，我幾乎想跳起來，用餘力來打那些恣意喧笑着的人。可

是那時候連一隻手像是都不能舉起來，我只能忍受着一切，獨自躺在那裏。

一天都是在半睡半醒中過去，那一天又是一個炎熱的天。汗水浸滿了我，夢中以為自己是浮在水上。我忍着，什麼都忍着，我想克服一切來折磨我的，可是正自睡着了，為突然的人聲驚醒，憤怒也自難遏止下去。我還記得醫生的話：你不該暴躁，憤怒是對你最不好的。——發燒也不好，那更要影響你不良的心臟。記得七年八年前的一天，突然為發燒所擾，就昏沉沉地睡在母親的牀上，過了一天，到晚好了，張開眼睛，就望到母親含淚的一雙眼，說：「你真，真把我嚇壞了！」這情景在夢中重現了，待張開眼睛，想到了，淚就滿了眼眶。

日間盼着夜，不能成眠的時刻又盼着天明。總以為期望中是好的。但是置身其中了，也許還不如過去那樣。好容易盼到了早晨，真是覺得清快一點了，就站了起來，一個踉蹌，幾乎跌下去。我抓住椅背，發着花的眼睛漸漸明亮了些了，軟的下腿也好像能支持得住自己的身體。低低地叫着：「我真是好了啊，我真是好了啊！」這時候我纔仔細看了一下夜



中爲了切生果而割破了的手指，傷口早已按住了，一點深紫的血跡殘留在那裏。我記起來那時候我是焦渴，沒有燈火，也沒有一個人，就強自把放在牀邊的刀和生果拿到左右的手中，只是一下就割破了手指。我卻沒有顧得許多，忍着疼痛我喫下去那生果，因爲我的心是在燃燒着啊！

撐了病着的身軀，我走到友人的家中，那已經是下午的時候。友人夫妻還沒有回來，自己就先睡到了牀上。當着微醒的時候，覺出有人輕輕地揩拭着額上的汗，張開眼睛來就看到他。他問着我是不是疲乏了，可是當着我告訴他病了的時節，他像十分訝異的樣子。

「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啊？什麼時候病起來的？」

「昨天病的，今天已經好了！」

「好了？這不像。」

一面說一面拿了溫度表放在我的嘴裏，這時候友人的妻也回來了。

「怎麼，病了麼？總是你自己不小心。」

她說着也走到我的近前，他把溫度表拿了出去，審視到較高的熱度，就要我請一個醫生來診治，一面因為對於醫生的厭惡，一面不願意給別人加上麻煩，就說着自己就要回去了，今天已經起始好起來。

「我們怎麼能要你回去呢！」

他們幾乎是同口說出來，用着張大了的眼睛逼視着我；我卻小了，小得只像一個孩子，那一句話敲動了我的心，在那裏面我得到關切與溫柔，我不能回答，可是我被感動得流下淚來了。

是的，我哭過了，爲什麼我不呢？你知道我，我們曾經面對着流過淚的。我願意記憶是一方堅石，平的，光的，在那上面再也尋不出一點逝跡。那樣我就能安定些，也快樂些，可是我那不再存在的家，永遠離開我們的母親，還有我那一點點可悲傷的過去，這裏那裏都把破碎的殘片投向我的身上，你來說，×，我該怎麼樣呢？

我聽從過你的話，張大了眼睛，一步就跨進了社會。我得到些什麼呢，我看過些什麼呢？在大大小小的角落裏都隱着陰狠的臉，你知道我的性情，當着我想抓出它來，想來擊碎它，黑暗中卻有另外一隻手打在我的身上，有時候我幾乎被打翻了。是的，這就是我們的社會，也許你會說我偏激，你說說看，我們的社會是什麼一個樣子？

夜深了，我不想再寫下去，絮絮地寫了這些不快的話語給你有什麼好呢？這時候窗外飄着雨，有的飛到窗裏來，望到外面去，巷子裏已經積着泥水。在這個城市中，我纔得到了一點安靜，看看放在桌上的表，是午夜後的兩點鐘了。

我再該告訴你：我的身體還好，我還能活下去……

## 貓

貓好像在活過來的時日中佔了很大的一部，雖然現在一隻也不再在我的身邊  
擾。

當着我纔進了中學，就得着了那第一隻。那是從一個友人的家中抱來，很費了一番  
手纔送到家中。她是一隻黃色的，像虎一樣的斑紋，只是生性卻十分馴良。那時候她纔下  
生兩個月，也像其它的小貓一樣歡喜跳鬧，卻總是被別的欺負的時候居多。友人送我的  
時候就這樣說：

「你不是歡喜貓麼，就抱去這隻吧。你看她是多麼可憐的樣子，怕長不大就會死了。」  
我都不能想那時候我是多麼高興，當我坐在車上，裝在布袋中的她就放在我的腿  
上。呵，她是一個活着的小動物，時時會在我的腿上蠕動的。我輕輕地拍着她，她不叫也不

鬧，只靜靜地臥在那裏，像一個十分懂事的東西。我還記得那是夏天，她的皮毛使我在冒着汗，我也忍耐着。到了家，我放她出來。新的天地嚇得她更不敢動，她躲在牆角或是椅後那邊哀哀地鳴叫。她不喫食物也不飲水，爲了那份樣子，幾乎我又送她回去。可是過了兩天或是三天，一切就都很好了。家中人都喜歡她，除開一個殘忍成性的婆子。我的姊姊更愛她，每餐都是由她來照顧。

到了長成的時節，她就成爲更沉默更溫和的了。她從來也不會抓傷過人，也不到廚房裏偷一片魚。她歡喜蹲在窗臺上，眯着眼睛，像哲學家一樣地沉思着。那時候陽光正照了她，她還要安詳地用前爪在臉上抹一次又一次的。家中人會說：

「鍊哥兒抱來的貓，也是那樣老實呵！」

到後她的子孫們卻是有各樣的性格。一大半送了親友，留在家中的也看得出賢與不肖。有的竟和母親爭鬥，正像一個浪子或是潑女。

她自己活得很長遠，幾次以爲是不能再活下去了，她還能勉強地活過來，終於一隻

耳朵不知道爲什麼枯萎下去。她的脚步更遲鈍了，有時嗚叫的聲音都微弱得不可聞了。她活了十幾年，當着祖母故去的時候，已經入殮，還停在家中；她就躺在棺木的下面死去。想着是在夜間死去的，因爲早晨發覺的時候她已經僵硬了。

住到×城的時節，我和友人B君共住了一個院子。那個城是古老而沉靜的，到處都是樹，清寂幽閑。因爲是兩個單身男子，我們的住處也正像那個城。秋天是如此，春天也是如此。牆壁粉了灰色，每到了下午便顯得十分黯淡。可是不知道從哪裏卻跳來了一隻貓，她是在我們一天晚間回來的時候發見的。我們開了燈，她正端坐在沙發的上面，看到光亮和人，一下就不知道溜到哪裏去了。

我們同時都爲她那美麗的毛色打動了，她的身上有着各樣的顏色，她的身上包滿了茸茸的長絨。我們找尋着，在書架的下面找到了。她用驚疑的眼睛望着我們，我們即刻吩咐僕人，爲她弄好了肝和飯，我們故意不去看她，她就悄悄地就食去了。

從此在我們的家中，她也算是一個。

養了兩個多月，在一天的清早，不知逃到哪裏去了。她仍是從風門的窗格裏鑽出去（因為她，我們一直沒有完整的紙糊在上面）；到午飯時不見回來。我們想着了半天，想着晚飯的時候；可是她一直就不會回來。

那時候，雖然少了一隻小小的貓，住的地方就顯得闊大寂寥起來了。當着她在我們這裏的時候，那些冷清的角落，都爲她跑着跳着填滿了；爲我們遺忘了的紙物，都由她有趣地抓了出來。一時她會跑上座燈的架上，一時她又跳上了書櫥。可是她把花盆架上的一盆迎春拉到地上，碎了花盆的事也有過。記得自己真就以爲她是一個有性靈的生物，申斥她，輕輕地打着她；她也就不縮地躲在一旁，像是充分地明白了自己的過錯似的。

平時最使她感覺到興趣的事，怕就是鑽進抽屜中的小睡。只要是拉開了，她就安詳地走進去，於是就故意又爲她關上了。過些時再拉開來，她也許還未曾醒呢！有的時候是醒了，靜靜地臥着，看到了外面的天地，就站起來，拱着背緩緩地伸着懶腰。她會跳上了桌子，如果是晚間，她就分去了桌燈給我的光，往返地躡着，她的影子幌來幌去的，卻充滿了

我那狹小的天地，使我也有着鬧熱的感覺。突然她會爲一件小小的物件吸引住了，以前爪輕輕地撥着，驚奇地注視着被轉動的物件，就退回身子，伏在那裏，還是一小步一小步地退縮着——終於是猛地向前一躡，那物件落在地上，她也隨着跳下去。

我們有時候也用絨繩來逗引，看着她輕巧而窈窕地跳着。時常想到的就是「摘花賭身輕」的句子。

她的逃失呢，好像是早就想到了的。不是因爲從窗裏望着外面，看到其他的貓從牆頭跳上跳下，她就起始也跑到外面去麼？原是不知何所來，就該是不知何所去。只是頓然少去了那麼一隻跑着跳着的生物，所住的地方就感到更大的空洞了。想着這樣的情緒也許並不是持久的，過些天或者就可以忘懷了。只是當着春天的風吹着門窗的紙，就自然地把眼睛望着她日常出入的那個窗格，還以爲她又從外面鑽了回來。

「走了也好，終不過是不足特的小人呵！」

這樣地想了，我們的心就像是十分安然而愉快了。



過了四個月，B君走了，那個家就留給我一個人。如果一直是冷清下來，對於那樣的日子我也許能習慣了；卻是日愈空寂的房子，無法使我安心地守下去。但是我也只有忍耐之一途。既不能在衆人的處所中感到興趣，除開面壁枯坐還有其他的方法麼？

一天，偶然地在市集中售賣貓狗的那一部，遇到一個老婦人，和一個四五歲的女孩。她問我要不要買一隻貓。我就停下來，預備看一下再說。她放下在手中的竹籃，解開蓋在上面的那一張布，就看到一隻生了黃黑斑的白貓，正自躺在那裏。在她的身下看到了兩隻纔生下不久的小貓。一隻是黑的，毛的尖梢卻是雪白；那一隻是白的，頭部生了灰灰的斑。她和我說因爲要離開這裏，就不得不賣了。她和我要了極合理的價錢，我答應了，付過錢，就逕自去買一個竹筐來。當着我把貓放到我的筐子裏，那個孩子就大聲哭起來。她捨不得她的寶貝。她丟下老婦人塞到她手中的錢。那個老婦人雖是愛着孩子，卻好像錢對她真有一點用，就一面哄着，一面催促着我快些離開。

叫了一輛車，放上竹筐，我就回去了。留在後面的是那個孩子的哭聲。

誠然如那個老婦人所說，她們是到了天堂。最初幾天那兩隻小貓還沒有張開眼，從早到晚只是咪咪地叫着。我用爛飯和牛乳喂他們，到張開了眼的時候，我纔又看到那個長了灰色斑的兩個眼睛是不同的；一個是黃色，一個是藍色。

大小三隻貓，也儘夠我自己忙的了。（不止我自己，還有那個僕人。）大的一隻時常要跑出去，小的就不斷地叫着。她們時常在我的腳邊纏繞，一不小心就被踏上一脚或是踢翻個身。她們橫着身子跑，因為把米粒黏到腳上，跑着的時候就答答地響着，像生了鐵蹄。她們歡喜坐在門限上望着外面，見到後院的那條狗走過，她們就嗚嗚地叫着，毛都豎起來，急速地跳進房裏。

爲了她們，每次晚間回來都不敢提起腳步來走，只是溜着，開了燈，就看到她們偎依着在椅上酣睡。

漸漸地她們能爬到我的身上來了，還爬到我的肩頭，她們就像到了險境，嗚叫着，一直要我用手把她們再捧下來。

這兩隻貓仔，引起了許多友人的憐愛，一個過路友人離開了這個城還在信中殷殷地問到。她說過要有那麼一天，把這兩隻貓拿走的。但是爲了病着的母親的寂寥，我就把她們帶到了××。

我先把她們的母親送給了別人，我忘記了她們離開母親會成爲多麼可憐的小動物。她們叫着。不給一刻的寧靜，就是食物也不大能引着她們安下去。她們東找找西找找，然後就失望地朝了我。好像告訴我她們是失去了母親，也要我告訴她們：母親到了哪裏？兩天都是這樣，我都想再把那隻大貓要回來了。後來友人告訴我說是那個母親也叫了幾天，終於上了房，不知到哪裏去了。

因爲要搭乘火車的，我就在行前的一日把她們裝到竹籃裏。她們就叫，吵得我一夜也不能睡，我想着這將是一樁麻煩的事，依照路章是不能攜帶貓或狗的。

早晨，我放出她們餓，嗅得飽飽的（那時候他們已經消滅了失去母親的悲哀），又裝進竹籃裏。他們就不再叫了。一直由我把她們安然地帶回我的母親的身邊。

母親的病在那時已經是很重了，可是她還是勉強地和我說笑。她愛那兩隻貓，她們也是立刻跳到她的身前。我十分怕看和母親相見相別時的淚眼，這一次有這兩個小東西岔開了母親的傷心。

不久，他們就成爲一種累贅了。當着母親安睡的時候，她們也許咪咪地叫起來。當着母親爲病痛所苦的時候，他們也許要爬到她的身上。在這情形之下，我只能把她們交付了僕人，由僕人帶到他自己的房中去豢養。

母親的病使我忘記了一切的事，母親故去了許久我纔問着僕人那兩隻貓是否還活下來。

僕人告訴我她們還活着的，因爲一時的疏忽，她們的後腿凍跛了。可是漸漸地好起來，也長大了，只是不大像從前那樣潔淨。

我只是應着，並沒有要他把她們拿給我，因爲被母親生前所鍾愛，她們已經成爲我自己悲哀的種子了。

二十五年三月三日

## 弟弟

爲了和弟弟面像的相肖，多少人都生着可笑的誤會，就是有一點熟的人，有的時候也分不清了。但是我深切地知道，弟弟比我是忠厚的，溫和的，而且他還有着驚人的大量。他將遠行了，許多友人都十分難捨開他，他的心中也正爲許多事所苦：家，母親，更小的弟弟們，還有，還有那麼一個他所戀過的女人。

對於這個女人他忍受着靈魂的鞭撻與身體的折磨，那個女人背情的行爲爲許多人所看到，也切齒着；可是他從來不去抱怨，即使友人說着什麼的時候他也加以制止。「爲什麼要說別人的不好呢？」他會這樣說，「該抱怨的也許正是我自己。使我傷心的是當我追念起美好的過往，卻不是她對我那些無情的舉動。」

「她是天真的，無辜的……」

他仍然會喃喃地說着，也許把頭微微仰了起來。可是在他的眼睛裏，怕早已閃着淚的暈光。

我還記得，當着一切的陰影纔投射了下來，他和我說的是：「愛她罷，像愛我們自己的妹妹。她走錯了一條路，她需要力量。你不能卑視她，一直她是一個好孩子。我們該用廣大的愛情來感動她，不要使她灰心，我們該這樣做。」

但是一切事都走到了絕路，弟弟不只失去了太陽，也失去了星和月，不忘記和我說的，仍是這樣的一句話：「尊敬她，她原是一個好孩子。」

在行前，他的感情卻又大大地被掀覆了。日間他是忙碌的，夜間他又不眠地反側着，這樣子過了一天，兩天，三天……

終於我忍不住了，便向他問着：

「又是爲了些什麼事呢？」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當他說着的時候，他的眼睛卻背叛了他，是那樣的閃爍不安地閃着。說是爲了留戀這相熟的城和相熟的人，好像也不該這樣嚴重吧？我就又問着：

「有什麼就說出來吧，我知道你的心裏有事的。」

他沒有即刻給我回答，他在動着絞纏着的手指，於是緩緩地和我說：

「我是想，要不要去看她一次呢？」

「爲什麼，想起來，不是說走得遠遠的，就可以把一切事都忘卻，重新做起一個人來麼？」

「我想，不知道此行幾年纔能回來，更想到將來還有沒有相見的機緣。」  
他的頭低了下去，他是又被舊情所打動了。

「相見不也是只增煩惱麼？」

「我知道，我知道……」

他只重複地說了這兩句便停止了，我想得到他該說下去什麼樣的話，他要說：「可

是我不能制止我的情感，我和她呼吸着這同一城市的空氣，我的心每刻都在跳。」

「你該強硬一點起來了，」我這樣說，可是我明白像這樣的話有多麼微弱的力量。他就接着說：

「至少我該去看看她的父母，他們對我都是那麼好，我走這麼遠的路，我怎麼該不辭而別呢。」

「不要關心那些吧，他們永遠會對你好的。」

「我知道，他們永遠是對我好的！」

他低下了頭，於是我盡力搜尋着被女人說爲狡猾的所在，我感到失望了，他的臉恰巧顯出他那坦直的個性。

「爲了你自己，該把這些事忘記了，不要就生活在過去的日子中，張開眼，望望前面，那裏有你的路。」

「是的，我的路，遙遠的路，無盡的路……」



他幾乎像夢囈一樣地說着了，他就抬起頭來，睜大了眼睛，好像在找尋着他自己的「路」；可是室中原是爲黑暗吞噬了，一支小小的燭光，只照清我的和他的臉。

他卻極目地望着，望着，到了疲困的時候纔又倒在牀上睡了起來。

在千萬重山水之外他停足了，友人們都在想着這個長途跋涉對他該是有益的多。看些大山大水，人生的範圍寬廣了，也就可以使他對過去的事忘懷。爲什麼一定要使這一點兒女私情牽腸掛肚呢，不是該有些更重大一些的事等待他去完成麼？

信是迢迢地寄來了，寫着這樣的話：

「……人是走到更遠更遠的地方了，可是邁一步，心就更沉重一分。這使我驚惶地知道了：『抓着我的心的還是那麼一個人呵！』我知道我不該這樣沒有力量，我不該辜負友人們的願望；只是這無法卸掉的情感的重責，真還是那麼喫力地壓着我。爲什麼我一定要說着謊，說我自己能真的永遠忘掉她，不使她的影子再在我的心上顯露呢？一切都像是天定，無法逃避；那個無形的大手在播弄着我，仍然使我不能安靜。我

以煩雜的工作苦着自己，有的時候我一個人在山野中奔跑，想使身子和心都達到了死一般的疲倦的狀態；當我回到我所住的地方，急急地上了牀，關了燈，我的心立刻就又清醒了，閃在眼前的又是那麼一張臉，那兩隻又黑又大的眼睛！像我還聽見她的笑，那麼清朗的。我想起了你說過的話：『爲什麼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妹妹呢？』是的，哥哥，我現在這樣地想着了，我真的只願意她是我的——一個妹妹。我愛她，像一個哥哥一樣，要她自由自在地去追尋理想的生活。只要她是快樂的，我願意她去愛任何一個人。她是一個天真的孩子，我不該存一點自私的心，也許我要哀傷，我只悄悄地流一次淚，要西風再把它吹乾了。我會快活的，只要她是真的快活。

我這樣答應着了，哥哥，我的心也許能安下去……」

## 亡者

雖然是纔踏上了中年的邊沿，也深深地感覺到舊日的相識者成爲古人了。已經是過多。在這個歲月中想活下去自然是不容易的事，可是像我這樣只有窄小的友羣的人在兩三個月中便以驚惕來聽受三四個友人的死信，不得不使我嘆息着，有的時候也許想到：我的時候也就要到來了！

有的是那麼熱烈地想活下去的，卻爲天力或是人力強制地把他們的生命削短了。不要說到他生前有多麼倔強的個性，也只能把屍骸埋在小小的墳墓之中，要血，肉和骨骼漸漸地化成了土壤。就是活下去呢，不也只能漸漸地走向庸碌之途，成爲無用的被訕笑的傢伙麼？

在一個友人的來信中，我知道了又一個友人的死信。我真想不到，因爲死去的人一

直是和強健相連的。在大學的時候，他是一個出色的運動員，他的身材不高，可是兩肩很寬，有着黑褐色的皮膚。他正像一匹小牛，可是他的性情卻是出奇的溫和。當着他說起話來的時節，他總是慢慢的，好像把每一個說出來的字都權衡過輕重。他說話的時候又不多，總是守着無言的沉默。他像是永遠用眼睛望望別人，然後再失望地看看自己，像有多少難言的隱祕藏在他的心中。

恰巧一個學期我和他住了同房，（此後我就永遠避免這樣的巧遇了，）到了就寢的時候，燈纔熄滅，他就突然驚叫起來。我很驚訝，急着從牀上跳起來，可是另外一個同房的卻笑着告訴我說並沒有什麼意外發生，這不過是他照舊在睡中說着話而已。

「就像這樣子說話麼？」

「這還是輕的呢，等等看，到再睡沉了點的時候再聽。」

他就一直在喊叫，有的時候像是笑着，又像是哭着，好像他的情感在極度的興奮之中。他像是和許多人說着繁複的事件，那些人都在壓制他，於是他就不得不喊叫，他自己

要從高壓中衝出去。

我自己不能睡，另外一個人卻睡熟了，（後來他告訴我因為他已經習慣了。）可是當他的喊叫纔一停住，他就敏捷地跳下牀來，到外面去了一次。到他回來的時候我就問：

「方纔你睡着了沒有？」

「唔，唔，」他好像是還沒有完全清醒似地，邊說邊跨上牀去，「你還沒有睡麼？」

我不必再問他也知道了他是睡過一覺來的。他卻接着像十分抱歉似地說：

「你一定沒有睡好，我太吵了，唉，沒有法子，我也知道，只要我一睡着就那樣，這可怎麼辦！」

住了半年的同房，他就一直是這樣。漸漸地我也習慣了，可是仍然盼望有時候會回到家中去，那樣我就更睡得好一點。

「爲什麼你平時不大說話呢？」

有時候我這樣問了他。

「有什麼可說的呢？」

他很快就回答我了，可是他的聲音仍然是那麼低鬱，他嘆息着，然後是莫可奈何的笑着：

「你想我平時若是多說一點話，夜裏也許能安靜一點吧？」

「那倒不一定，」我倒有點不安了，我不願損害別人的一點隱情，我也不該使人傷心，「我不過隨便說說就是了。」

「有一天我想我會好了的，日間夜裏我都不說話，我還再也不張開眼睛……」

「那是什麼意思呵？」

「就說到我死了的時候！」

來信上我還知道他遺下妻，一兒，一女。未亡人的日子該如何去過呢，我有一點怕想，可是我又時常想着了，我還想着他是真的安靜下去了，但是當着彌留的時候，看到妻兒

的號啕，他是怎麼樣斷了他的氣呢？

友人的信中並沒有詳細地寫給我，我卻好像十分清楚地知道。

## 雨 夜

圓圓的紅的光和綠的光向我的身上撲來，待傾斜着軀體躲避時，纔陡地想到行爲的可笑，因爲是正安適地倚坐在車上層的近窗座位上。

在飛着細雨的天，街路是顯得更清靜了。搖曳着的燈光下，葉子露着溫柔的綠色，好像那碧翠將隨着雨滴從葉尖流了下去，平坦的路上，灑滿了油一樣的雨水，潺潺的流水聲，使人想到了大雨一定是落過了。

夏天裏，風雨像是最無常的了。和友人夫妻們共用了晚餐，正自想走出來，方纔的大雨就起始落着。先是傭人說，友人的妻就說她也聽見了，當我露着一點不相信推開窗幃外的窗門，嘈雜的雨聲，就衝滿了屋子。我一面說着：真沒有想到，下了這麼大的雨，一面就把窗趕緊關上了。



「還有什麼別的事麼？」

「沒有，沒有，怕有人在等着我。」

這樣地說着，不過聊解自己的岑寂而已。誰會來等我呢，除開我那空空的四壁，和一些使我厭了的陳設。

「既然沒有約定，等等也不妨事的，這麼大的雨，怎麼能走呢？」

爲了是不必過於固執，我就答應了下來。幾年來，到什麼地方也未曾安下心來，原不會把那勉強地可以稱爲「家」的所在介於心中。只是想到了佔去別人更多的時間，心就更加不安起來。但是在這樣驟雨之中，自己也不敢就遽然走出去。

「怕是大雨，不會停下來，總要冒一場雨的。」

「不會是那樣子——」友人很有把握似地笑着，「夏天的天氣像人生，變幻無常的，這一陣雖是下着這麼大的雨，等一下也許完全停了，或是飛起細雨來。」

爲了要觀翫雨聲，他拉開窗簾，再開了燈。我們都面對着窗望了，玻璃上看不出雨點

的痕跡，只是無數不可分的雨脚射了來，隨着就迅速地淌下去，就着路燈的光，看見一片像烟霧的雨氣，在那中間，包了一團微黃的光暈。

「雨夜總是美麗的。」

友人悠然地說，像是這景物又引起他青年時節的詩人夢。

「也許是不幸的。」

我似回答似不回答地說。

「×先生，爲什麼呢？爲什麼你要這樣說呢？」

這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我想到了那位年青的太太，定是美麗地皺着她的眉頭，懷了一點煩惱地等着我的回答。我早就看見了她那修得尖尖，染着紅色的指甲，還有紅的脣和紅的頰；我就斷定了不該把我所想到的使她知道，我就說：

「把我留在這裏，不是一件不幸麼？」

於是她笑起來了，她的笑聲是那麼清亮，好像我能看見那兩排白亮的牙齒。可是我

後悔了，我問着自己爲什麼要到這裏來？過往的情誼不應再憑記了，我該和他們離開。

正巧在這時候，急雨停止了，細細的雨絲在空中飛着，我就說我想回去了，怕的是過一陣又要有大雨下來。

友人開了燈，留着我，說是即使再下大雨也無妨，我可以睡在他們家裏；倚在他臂中的女人也那樣說着，可是我堅持着自己的意見，就逕自取了帽子和上衣。

「那麼就請有空的時候到這邊來坐吧。」

「好好，將來我會來的。」

一面應着，一面卻逃出了他們的家，橫飛的細雨撫摸着我的臉頰，我的心纔覺得難有的清涼。

「我再也不能到他們那裏去，我們中間的距離太遠了。」

這樣地自己想，高大的車搖搖幌幌地來了。我走上去，向着上層，那裏沒有一個人，我就獨自傍了車窗坐着。

一路上沒有一個人上來，儘是自己忍受着車的顛動，心又像是不安起來了。我所要走的又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路……

過了居住區，便是煩鬧的市街了，可是在雨中，失去了原性，也浸在寂靜之中。每天要有多少隻腳踏着的邊路，只是安然地躺在那裏，屋頂上流下來的水沖過光滑的街面流向地溝，窗櫺仍是輝煌地明了燈，或是紅的，綠的，紫的霓虹光，昂然站立着的女型像也是無力地垂下了頭，披在肩上的紗和緞，要從那上面溜下來似的。

「我厭煩了，我要到外面走走，那怕是落雨的天。」

它們好像這樣叫着，可是它們只是兀然站在那裏，不能移動一步。

路上的車少得使人疑惑了，誰能相信這是最繁鬧的街路呢？誰能相信這地價一方尺就值萬呢？而且這路，是用上好的紅木鋪起來的。只是有無數的蛇幌動着，在路的中心爬泳着，抬起頭來，就看到空漠地亮在那裏的廣告了。是的，這個城市是只相信大言和虛偽的，說真話和給人真心看的是稀有的傻子。這樣的人該走回他所自來的地方。

走着那座橋，一條美麗的河在下面過去了。那美麗是沒有法子寫得出的，要一個人的我突然像是癡呆了似地說着：

「你看，這河多美——」

我立刻就意識到在這上面我沒有相識的人，即是不相識的人，也沒有一個。

看到夜間美麗的河水，就想到了日間所看到水面上的污穢和成日成夜地小工淪流着的汗水，是的，河水也許要有一點腥鹹的味了。

到了我所要到的停站，我走下來，順着邊路走去。教堂前的散音器又激昂地說着上帝的萬能和上帝的仁慈，忠心的上帝的奴僕，正自守在街的這面和那一面。

當着我走過去的時節，冒了雨，一個人的手碰了碰我的手臂，接着就說：

「請到裏面聽講吧，信上帝是有福的。」

信上帝不只是有福的，而且是有利的，從那散音器中正在疾呼着：

「……上帝能使你富，使你離開貧窮，你們要信上帝，纔能得到上帝的恩賜……」

可是我卻連頭也不擡一下，急匆匆地走着自己的路，不久我就折入了一條較陰暗的巷子。

雨水使這條巷子的石子路中積着泥漿，在暗澹的燈光下，看到蜷曲着身子，假在路的兩邊的儘是一些沒有家的人。他們好像還能安然地睡眠，雖然雨水打在他們的身上臉上。

我的心在戰抖，好像地上的污泥塗到那上面，我的心中想着：

「如果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個，沒有能遮風蔽雨憩宿的地方，風雨霜雪的日子，要躺在這裏度着每一個夜，我該有些什麼樣的感想呢？」

過了這條巷，我的住處也在望了。爲了不驚動二樓的友人，我輕悄悄地爬上三樓，我那寂寞的屋子正自寂寞地在那裏等着我。

我該休息了，我就躺到牀上，因爲近窗的緣故，牀單爲雨水溼了，從尙未關起來的窗口，還有細雨飛到我的臉上，手臂上和我的身上。

## 獻給母親

媽，今天去看過了您，我們一共是五個。除開了遠在×××的疇和在××的功沒有能回來，您的孩子們都去了。不是纔從××趕回來的，其實他在奉天已經知道了您永遠離開了我們；可是他在信中說：總不信那是真實的事。這是真的媽媽，我們到現在也還想着那不是一件真事。我們是被欺騙了——許是被這隱隱的偉大的命運騙過了。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一個大騙局，就把您的孩子們都丟到悲哀之中了。我們時常想到您並沒有離開我們，我們聽到您的聲音，我們也看到您的容顏；可是當我們貪婪地張大了眼睛去看望和更沈下心去諦聽就什麼都沒有了，沒有一點音響（那也許是沈沈的午夜）留在眼前的是一片黑。對了，媽，是一片黑，沒有了媽媽，什麼都是黑的。

一年的臥病，儘給您無限的苦痛了；這樣想，您的永息也許不全然是不幸福的。可是

我們從來都不曾那樣想，我們就忘記了您是病過的。我們只記着您那不斷爲大災小病侵擾而還能走出走進的軀體和那清癯的面容，吩咐着這些，關照着那些。您總是爲那些細碎的事情操勞，既丟不下又放不下，心裏還總是想着每一個孩子。我們只覺得您是生地被「掠奪去了」——當中存在着遙遠的不可能的距離。可是我們叫您，沒有回應，我們想再看一下您的臉聽一聲您的語音都不可能，就陡地憶起，母親真的是永遠離開我們了。

不是清早到的，午前便同了我們去看您。自從您離開我們，我們都有一點愚昧，我們不忍使您就常眠到坟墓中去，我們使您有一間自己住的房子。當着我們把您的棺木放到那間房裏的時候，我們又想到「媽是不是會怕呢？」把您安置在那麼一個陌生的地方，我們都放不下心。我們想着一向您是怕黃昏怕黑夜的，而且那個地方離家又那麼遠。爲了孩子們，生前您不是連一步也不肯離開麼？從前每天是由我們守了您，在病中是更甚。我總記得有一天您在半夜中要我睡到您的身邊，第二天您纔告訴我夢中一個老婦



人拉着您走，您說是那裏也不要去，只要跟孩子睡在一處。可是，您卻仍然是孤零零地躺在那裏，我們沒有一個能來陪您。

不是更傷心哭得站不起身，因為他沒有看您最後的一眼。我們也都哭，儘情地使淚流出來，再不像和璇姊伴着您病的時節，盡力忍着哀慟，雖然是淚流滿了臉，也不使您知道我們在啜泣。您沒有想到會永遠離開我們；每次看到您忍苦下藥，我們就更感覺到心的刺痛。可是當着您叫着我們，我們只有抹乾了眼睛纔急匆匆地來到您的身邊，今天我們卻使淚盡量地流，大聲地哭號，但願我們的聲音能驚動了您，使您再睜開眼看一看您孤單的孩子們。

——時時我們俯在棺木上諦聽，妄想着或許您能活轉來。我們都離不開您！我們要媽媽！我們把一些鮮花灑在您的四周，我們忘記了您是喜歡什麼樣的花了。因為心中總有着您，就怕想起來您的喜惡。我們也嫉妬那些有生和無生的物件，它們分過您不少的感情。看着您常用的一面鏡子，就氣恨地想着它是太幸福了，因為在那上面每天總一兩次地

投映着您的影像。

璇的生活是安適的，澤和她的感情十分好。他們的生活也安排得妥妥當當。年歲頂小的天，個性原是謹慎周密，很知道看管自己。從肺病的侵害中逃出了。來的倫，身體也漸漸好起來。不離開了家，一年多的時候，也使他成爲安詳沉著了。纔踏進社會的功，對於做人這一面也有了顯著的進步，仍然還保留着他那份熱心。疇是勤勞的孩子，他一向住在遠處，總能不使人惦記。我呢，自知是不能比得起媽的，從此卻要盡自己的一點力來照顧弟弟們。這樣您就可以稍稍放下一點心。

簡 短 與 貓

我自己原是過得慣這冷清的日子，只是住在這個院落中，在這樣的心情下，我不知道是不是還能好好地生活下去。大而寂然的庭院，伴着我們幾個沒有媽媽的孩子們，看看這裏，看看那裏都是空。我們怕看一眼您那住室，連一縷微弱的燈光也沒有了。驚奇在中心一天不知道要跳起幾回，有時就顯起脚走近您的窗前，諦聽您是否已經熟睡了（當着您病的時節就每天是這樣做的）。從前我是聽不到音響就把心安下去，現在卻

是因為那無邊的沈靜突然就使我記起來總是離開了我們。我的眼淚急切地流出，又怕爲父親見了傷心，就一個人跑着跳着，東想西想，要使淚不再流下來。多半我只是失敗的，我只能去那不爲人所見的地方，痛痛快地哭一場。

媽，您告訴我們一聲，您什麼時候再回來呢？多麼長的時日也無妨，我們都能等待的。我們好好地看守您的住室，還有您的什物。到那時候我們都等着您的誇獎說：虧你們，這麼多年也沒改一點樣。不論是多少年後，我們都能像孩子一樣地在您面前承歡；雖然那時候我想有的已經成爲孩子的父親。

功有電報來了，追悔他的遠行。在您病重的時候，在信中他就說到心的不安寧，問詢着您的病狀。您離開了我們！我們也沒有急速通知他，爲了他一個人居住在迢迢萬里之外。到第四天纔由父親給他一封信，我都不敢想像他是如何來展讀那封信的。這是多麼不可能的事——可是卻清楚地橫互在我們的面前。

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媽，這都是運命。看到您最後的面像，那麼恬靜安適，想像着您的

心沒有什麼太大的牽念。能平靜地死去自然也是幸福，但是對於您的孩子們，那卻是永世不能再補的憂傷。我們想着您，記着您，不會使您家受一點辱沒，在我們的心上您將是永生的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

## 冷落

每當想起了亡母，獨自陷於悲傷的時節，幾株高大槐樹的影子就在記憶中搖曳起來。爲我再記起來的就是陰影下的門牆，還有那近一兩年來也被樹影遮蓋的那大半個院落。雖然我還年青，我看着它的興盛，我看着它的衰敗——最近卻聽說是已經易主，則興盛與衰敗都無從臆測了。

怎麼樣會造起那麼大的房子，自己也像是十分茫然的，只是一家人隨了父親東奔西馳，有那麼一次，停留在那裏，年老的祖母便叨嘮着自己的老年，說是實在無力奔波，難說到快死的年歲也還沒有一個安身之所麼？那時候父親在事業上也有着小小的成功，便答應着起建房屋。於是我們就都有叫做家的一所房屋了。

房子的格式與構造，都是既拙笨又不實用，還是孩子們我們呵，過了三天的新鮮，

就厭惡起來了。我們時時覺得那房子孕育着可怕的鬼氣，緣於人口過少，整個的前院都空着，又加了鉛鐵的窗格，在不曾注意的時候，會有驚人的聲音發出來。其實是風，也許是過於乾燥，木料什麼的纔發生爆裂；可是自從因為兵災砌上了前門，僕人都住到後面去。在晚間我們就沒有一個人敢住到那裏或是到那裏去。無知的僕人們，憑空地說着怎麼樣看見一個人了，或是有許多影子在牆上晃動；其結果是使我們更懼怕了。

父親是一個無神論者，我們也不敢把話說給他，有一次會要我到夜間到前院去尋些什麼，懷着惴惴之心硬着頭皮去了，把物件取回來時身上已經是一層冷汗，此後還發了幾日寒熱，睡到牀上。母親便說沖着了什麼，燒香焚紙，禱告了一陣。

母親是什麼都相信，說是有狐仙什麼的，便特意由木匠造了一座精緻的小樓，放在牆角。每天還要兩次三次地上香敬茶。只是因為沒有人居住，院子為麻雀，蛇，蠍，壁虎之類所佔據卻是事實。間或也有黃鼠狼出現，而到了夏日的晚間，一面啾啾叫着一面飛着的蝙蝠卻也不在少數，到了秋天，落葉滿地，這裏那裏更有許多小小的鳴蟲。

在從前，父親的事還如意，家中的人還不少的時候，每年總還有一兩次大清除的機會。那要用許多臨時工人，把麻雀的幼雛和蛋丟得滿地都是，入晚還要聽一夜失去了巢的麻雀們的哀鳴，手法好的工人，還能提着一條蛇，被倒垂着，那點兇猛之氣全無，由着人把它丟到外面，用鐵鏟切斷了頭和身軀。

但是近幾年什麼都不同了，祖母先故去了，姊姊也被遣嫁到遠方，父親的事業一天天地凋落下來，平日常來走走的友人們也就漸漸地絕跡了。二弟到遠方去謀生，四弟隨了在外的父親身邊讀書。五弟渡海負笈，留在家中的只有母親，三弟，六弟，還有一個陰惡的伯母。我自己住在相近的另一個城中，只有每月纔回到家中一次。

母親是多病的，而伯母，又因為在二十九歲便死了丈夫，成爲一個乖僻陰險的女人。當我回家去，不會去信告知，由僕人開了門，就會一個人也遇不到，一直到了母親的房中。若是我的脚步輕悄，則母親的假寐還未被驚醒，她只是一個人睡在那裏臉朝着裏面。她也許沒有想到睡就躺在那裏，耽心會受了涼，我要把一張被輕輕地蓋在她的身上，而她

在這時候定然驚醒了，含了一點驚異地看着我：

「呵，呵，你回來了。」

「是的，媽，您沒有睡着？」

「睡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在家，悶得沒有事做……」

我再看見的就是那一雙轉着眼淚的眼，爲了岔過去她的悲傷，我就笑着鬧着檢點我帶給她的物品，還故意像孩子一樣地偎在她身邊，也叫着嘈着，引逗起她的興致來。

可是既高大又空敞的房屋，響着增重淒涼意味的回音。我的心中就在想着：

「這不成呵，總得想點法子出來。」

這樣想着的不只是我一個人，父親，弟弟們，和嫁了的姊姊也時時這樣想。見着了的時節我們也要正經地說起來，能以施行的方法從來也沒有過，只是一天又是一天，給了母親無數冷清寂寞的日子。

那個伯母，爲人奸狡可憎，雖是衣食都要我們的供給，卻又像休戚無關，一年的日子



倒有一半是住在別人家，兩個弟弟又都入學，早晨去了，晚間纔得回來；自己時時就想到拋開一切的事來陪伴她。我知道她是那麼喜歡我，那麼需要我，我總記得若是她知道我要回來便守候至深宵的慈情；而每次我離開她，她又是那樣依依不捨。時際母親死去將及一載，每想起來那時的情景，在不知不覺中熱淚就滾下來。一直我沒有毅然那樣做，回思時的悔恨，是無法可以形容出來的了！

由於母親精力的不濟，家事的管理顯然是蕪雜無章。終年鎖着的前院的廳堂不必說了，就是後院的房屋裏，多也積着灰塵。玻璃的門窗生着暈污，好像已經失去了透明性，而祖母的房屋，自從她故去後就沒有整理過，在牆角的僻陰處，夏天有暗綠的苔蘚，冬日有和了灰泥的積雪，當着秋天來了，落葉在那裏由綠色變成黃色，像小丘一樣的堆積起來。陣風吹着，嚶嚶嗩嗩的響聲振着人的心，要人想到：「我還是活着麼？」

家裏原用了一些男女僕人，女僕是時時易換，一個男僕也老了，除開每日墊伏在門房聽着叩門就沒有其他的用處，只是因為尙誠實可信，又有着多年的感情，就留了下來。吩

附着掃一次院落也不成，他那迎風流淚的眼，什麼都看不見的。

我時時想着把房子賣了，或是租給別人，把母親迎到我身邊，由我每天好好來奉養。多年的辛苦使她有瘦弱的身形，而她又有不良好的肺和胃，她該有些安順的日子。不是麼，那冷落與寂靜將使她更快地衰老下去。誰能不感到生之乏味呢，當着夜晚，暗黑鎖住了整個的院落，少笑語，少人聲，只有一兩個窗門映着淡淡的燈光。

這冷落，終於壓倒了我的母親，她永遠地離開了她的孩子們。沒有了母親，我就迅速地逃開了，所以當父親來信說到要把那所房子出手問到我的意見，我就即速回答：

「……不要它了吧，不要那冷落了！它不使我恐慌厭惡，還成爲了我們的悲哀的種子，爲什麼我們還留着它來給我們一切的不幸呢……」

廿五年十月十四日

## 漁

對於漁好像有着過高的喜愛，幼小時爲了自己在河邊捉到一尾兩尾小魚弄溼了衣衫鞋襪爲母親責打的事時有過；可是把小凳搬在門前，坐在那裏，遠望着漁船的捉捕卻被允許的。只是母親要殷勤地囑咐着：「只要坐在那裏呵，不可以走到前面去的。」

爲什麼要走到近前呢，遠遠地看着瘦長的像尖刀一樣的魚在網上跳躍着，攪碎了和平的夕陽不是更引人麼？銀子一樣的魚鱗，在陽光中閃映着，使人感覺到美麗得眩目了。爲着還只是一個孩子的緣故，自己也像在用着力，幫着它們去衝破了那月網，重復快樂地回到它們所居住的水中去。在看到漁人一面笑着，一面用網袋再把它們放到身傍的竹籃中，就有着丟去了些什麼之感，總是默默地把小凳搬進院子，不想再下去了。

「這麼大的河，爲什麼它們要游到網裏來呢？」

那時候，這是一個十分苦着我小小的心的疑問，我自己不能解答，我說給比我年長的人，他們卻說我是裝滿了莫明其妙的思想的小傢伙。

我的年歲增加了，也走過許多不同的地方，知道了更多的漁的方法。被稱爲文雅的習慣的就是釣了。而且還說是能以養性的一種遊戲呢。用小的鐵鉤穿上了餌，誘着魚的吞食，然後捉了上來，魚的貪食自然是不該的，以人的聰明來欺騙着微小的魚類也並不是十分公允的事吧！還算好的是只要不是一尾喜食的魚，也就能逃開這劫數了。可是被列爲人的天性的食，大約也是魚的天性。算是一種懲罰了，被從居處的水中捉了上來，不能因爲它們是初犯而有悔改的機會。住在北平的時候，曾經在五龍亭傍看到一個態度安詳中年的釣者，他是那樣沈心靜氣，諦視着釣絲，等待着那尾魚着實地吞了釣，就急劇地招着釣竿。意外的重量，釣者以爲是鼈一類什麼的了。可是他並沒有就放棄，終於一個大的魚頭露出水面了。他再也掩不住心中的驚喜，近三尺長的一尾鯉魚被拉出水面了。釣者稍稍顯得一點慌亂，魚的身子在空中彎着挺着。它好像也知道這是生命的最後

的掙扎。終於爲了繩子的不濟，它仍落入水中；水面上空留下一個水花和一條泳去的水跡，還有釣者的一副氣急蒼白的臉。

「這尾魚該慶幸着自己了。」

雖然自己不是那尾魚，生物的這一點共有的情緒想來還不致全是空幻。嘗見用水鳥來捉魚的，那也並不爲自己所好。看着鳥類馱了太陽翻飛着，還有一點趣味，只是看到漁人強着從鳥的頸子裏吐出吞下去的魚，便覺得厭惡萬分了。

可是到了冬天，北方的漁人習於在冰上鑿了個洞，用木棍攪着，把那些在冰下休憩着的魚攪得昏天黑地翻了上來，卻更使自己不喜了。

「爲什麼要這樣呢？這是人類的智慧麼？」

作爲人類的我們，也許正以爲這些是智慧的應用，於是妄自想着自身是萬物之靈。

「逃到哪裏也能捉起你來啊，你渺小的動物！」

像咆哮似的這樣喊着，要使所有在地上共同生存的魚蟲鳥獸都驚惶地聽到；可是

正有許多安居於它們自己的天地中，就是一聲雷它們也聽不見的。

喊叫總是要有的，覺得是人了，便必須有這點寬大慈厚的天性。

在我們這個國度裏，自以為比北方人多有一點智慧的江南人，還有一種更精密的捕魚的方法。那多半是在田野間的小溪流中（他們只能在小溪細流間逞強的，江河將淹死他們），用土築了兩道障礙，人便站在中間（水并不深，至多不過到了胸部），用盆啊罐子啊之類的把這中間的水淘了出去。一直到見了污泥的底，於是那些大小的魚蝦之類就再也無法逃開了。盈尺的幾乎是從來也沒有，寸把長纔生出來的魚仔卻很多很多，那個人就一尾一尾的拾起來，什麼也不放過，一只黑蚌也要丟進籃子裏。他們的臉上浮着卑鄙的滿意的笑，拾過了之後再向前去築一道障礙，這樣一節一節地走着，一直把這條小溪搜盡了為止。

從前因為年少氣盛，憤憤地會自己想：

「這是人類的恥辱啊，這——這是我的恥辱啊！」

可是在一傍捉魚的人卻儘自嘻嘻哈哈地笑着，他們一點也不覺得這是恥辱，有時候他們稍稍靜下一些，也許在盤算着估出的市價。

魚卻是最可憐的，水沒有了，於是爲避開厄運，向着污泥鑽去；可是那隻手總是來了，連叫號也不會的魚，只好被丟進沒有水的籃子裏。

籃裏的魚介之類已經許多了，擠在那裏，大大地翕動着嘴；可是沒有一滴水。有的是小得那樣可憐，像是毫無用處，絕不能滿足人類的饞吻，卻也在那中間微弱地蠕動着身子。來到這個世界像是也沒有幾天的樣子，立刻就要被丟進鍋釜之中了。

魚是不會說話也不會出聲的，站在邊上的鄉嫗卻高興地說着：

「小的也好，曬乾了總有味呢！」

我的心將爆裂了，我願化爲一尾魚，一尾碩大的有利齒的魚，我不怕鉤也不怕網，我要在一張口間吞盡了無恥的人類。

怎麼樣我纔能變成一尾魚呢？

# 火

對於火的喜愛幾乎也成爲自己的癖好，雖然時常爲父母警誡着，說那是最無情之一呵，會把什麼都毀掉的。但是每次看到了那跳動着紅紅的火燄，還有那圓圓的光暈，好像那點溫暖舐着我的心，就不自主地忘記了一切別人告訴我的它的可怕了。

記得幼小的時節，常常喜歡把紙捻浸了油來點燃，把燈燭都熄滅，只是看着自己手中的火亮。那總是在沒有人的時候，若是有別人在我的面前，定然會看到在閃閃火亮的後面有一張多麼充滿喜悅的臉呵！可是一個闖入者走了進來，是會驚倒我的，便向地下一擲，急急地用腳踏滅了。也許有斥責的聲音在黑暗中起來，我聽得出那是父親或是母親，要不就是其他的人說着要去告訴我的父母的話。

真就有一次，惹出過一場災害來，那還有小我兩歲的弟弟。我們又是在一間房裏點



起一些柴草來，點着了，又撲滅它，然後再點起來。我們怕它，我們又愛它，看它燃起來，我們就高興起來，隨後就懷着一點恐懼來撲滅它，到它熄止了的時候，心上就又浮起了一層快樂。漸漸地膽子大起來了，每次要更費力纔撲滅它。終於，我們是再也不能撲滅它了，它還燃着了這空屋裏堆積着的書紙，弟弟嚇得慌了，我的心卻沒有什麼擾動。我領了他的手走出來，同時那撲上窗紙的火燄也爲僕人看見了。驚慌的叫喊，引出了其餘的僕人們，還有我的父親；這時牽在我手中的弟弟哭出來了。我就站在那裏望着，看着父親和僕人們手忙腳亂地把水潑上去，連屋頂也不會燒穿就熄止了，我還好像有點遺憾似地呆呆矚視。私衷裏原是漾着快活的，火熄了，心中像突然失去些什麼，一直到父親的鐵一樣的手掌撻到身上，纔因爲疼痛哭了出來。一面哭着一面應着，這一次母親也不來說情，也不給我撫慰，一任我哭得疲乏了獨自悄悄地睡到牀上。

在這一點，我對他們確是遠拗的，因爲我對於火的喜愛一直也不會減少。即是纔被責打後的幾天，也要偷偷地跑到廚中，帶了女傭來燒火煮飯。那也是頗費了一番唇舌，因

爲她們怕被申斥，總是好好勸我離開。我記得我像是用着哀求的調子和她們商量，還說是決不說出來也決不會惹出禍來。終於得到她們的應允，我就坐到灶口的小凳上，聽着嘶嘶的木柴上水氣蒸發的聲音，望着灶中漸漸大起來的火，我的手也正把木柴放進去。有的時候我還要故意使它熄止，看它冒着烟，然後又插入紅爐中，使火苗重復伸了起來。爲了一陣自己的高興，我會把柴架空，使火大大地燃燒，那麼女傭一定會搶過來，抽出幾根柴，浸到水中，還要叨嘮着說這一下就要把飯燒焦了。於是她們又用哀求的調子請我走開了。

「你饒了我們吧，太太說起來我們可喫不住。」

看了那一次大火，自己心中早就高興了，就是她們不來說，也想到離開了。

「這總不是好習性呵——」

記得父親私下裏會和母親說過，還很嚴重似地。

「——是學來的還是生來的呢？那一回幸而沒有成災，再晚一點，怕就來不及了！想

法子改正一下纔好。」

「他只是愛火，平時他又是那麼靜，他又總不快活。」

父親於是就感嘆似地結束了：

「古怪的孩子呵，一個和一個都不同！」

這是說到我和我的弟弟們。

當着孩子的我被投到陌生的孩子羣中，我已經是十三歲了。我沈默，歡喜獨自消磨自己的時間，被所有的人都目爲乖僻的傢伙。只是到了假日露營，許多人都住到帳篷裏，纔引起我的興致。我早就焦灼地盼望着太陽沈到地下，我們把用剩的柴草檢在一起，大家團團地坐了，由一個人把火點起來。原野中不辨一物的黑夜爲火的光亮漾開了，我們和着流水聲，蟲聲和風的聲音歌唱，我們笑，把林中的鳥也驚動了。我更是熱心地望着那堆火，還有那一些黑暗中爲火亮照着紅煦煦的小圓臉，每張臉上的烏黑的眸子也閃映着火的光亮。我那時候變成多話的了，我們把存在手中的燃料投下去，還有的人把山

芋也丟到火的裏面，看着火勢小一些下去了，我們會不顧路的高低遠近去尋找更多的柴草，我們願意看它燃燒，它使我們忘記了夜，忘記了黑暗，也還忘記了孩子與孩子之間的一點怨恨。我們都很好，我們只願意它永遠燒下去，永遠能使我們快活下去。

終於還是要熄止了，只留下了青烟和紅燼。別的人用樹枝撥尋着投進去的山芋，我則不勝哀傷似地獨自躲到一旁，他們的笑語聲都成空洞的了。我自己就鑽進了帳篷。我睡下去，青草和泥土的氣息強烈地爲我嗅到，遠地的更柝和犬吠又傳到我的耳中，我像預感到什麼似地怕起來了。

卽是那一點小小的歡快也不能永有的，因爲歲月不會忘記我，把我從幼年帶到成人，我走了一個城又是一個城，永遠我只是一個陌生人。我對別人是陌生，別人對我也是陌生的，只有火，對我還是那麼親切熟諳。

記得有一次，只是在一個友人的家中我消磨了大半夜，那就是因爲我自如地坐在壁爐的前面，我像是呆了，望着友人把樹枝投進去，看着火燒得旺起來，烤熱了我的臉我

的心，帶走了我的疲勞和寂寞。作爲主人的友人夫婦也儘自默默地坐在一傍，他們曾爲了我孤苦的日子說了不知多少話，都沒有說動我，他們不忍驚走了我的一點嚮往，也許是看出來從這裏面我得到了些快樂。到我爲一聲小小的爆裂震動了，把頭轉向友人，他纔說：

「你很喜欢壁爐吧？」

「不，不，我是愛火的。」

「從前我在歐洲北部的時候，天氣多雨多霧，就是在夏天裏，他們也要生起壁爐來的，」

「那爲什麼呢？」

「——只是爲使人快活一點。」

「對了，火就是能使我快活一點的。」

我說完了，便又把頭移向着爐火，我忘記了時間，忘記了身邊的友人，只是爲那一點

快活在胸中蕩漾着，好像早已想到，若是失去了，就絕也不能尋回來的。可是一聲鐘，敲醒了我，看看友人們，都已僵在椅子裏睡着了，便躡手躡腳地站起來，取了大衣，塗寫了一張告別的紙條，放在桌上，就輕輕地拉開門，又輕輕地關上，街上已人靜路寂，夜寒如水，但是想起了熊熊地燒着的火，就覺得溫暖宜人，踏着大步子走着了。

是的，我愛火，我愛火的燃燒。三年前還住在家中，鄰右的屋宇失慎了，我們都跑出去望着，有人擔心着火的延燒，有人發着同情的嘆息；我可是大聲地笑着。爲什麼不笑呢，火已經抓住了樑柱，器具，瘋狂般地吼着，在一場火之後，有形的將成爲無形的了，什麼都要換個樣子，舊的早已厭了，爲什麼不來些新的呢？一個像是比我還世故的弟弟拉着我的衣襟低低說：

「哥哥，不要這樣笑，別人多難受呢！」

我還是笑着，他又說：

「——一場火就燬了別人的家，不要再笑吧。」

他像是哀懇似地說，我就停住了，告訴他：

「要燒得大，要燒得大，把什麼都燒掉……」

可是當我說話的時節，那邊的火已經小下來了，我像是十分懊喪似地，嗒然地走回去。

此後我的家冷落了，一個人獨居在舊城的一個小小院落裏，灰暗的心情與灰暗的遭遇，把我投向更深的幽寂中。我成爲更沉默的了，只有每當夜晚的時候，自己把酒傾在圓鐵盒裏，用火柴點燃了，放在面前的桌上，熄了燈，凝望着這熒熒的綠的火燄，心纔感到一點鼓舞和溫煦。隨着火跳動，我的眼睛也在閃着，像是爲了過於疲乏，纔灑上了一層清淚。

突然一個黑的影子閃進來了，隨手開了燈，用責備的語氣向我說：

「你這是做什麼？」

強烈的光刺着我，我閉了一下眼，纔回答他：

「我看看火，你不知道我愛火麼？」

「好，我領你去，如果你真是愛火的話。」

他領了我的手，我就隨他跋涉。我越過山渡過水，在疲困的時候，我從也不會休息。我只是問他：「火在那裏呢？」他不回答我，只是把腳步更緊了。

「我將獻身在火的懷抱中……」

我自許着，可是我還望不到火的影子；可是我卻知道了，在不知名的地方，有沖天的火在燃燒，我將用盡了我的力量，淌着最後的一滴汗，奔向那裏。

因爲我，我原是愛火的……



## 社會一相

傳言着一個善於扮演猴戲的伶人爲了逼真起見，自己就蓄養一頭馬猴，閒來揣摩它的動作。有的人卻說是「每日」都牽了猴子，就是睡覺也放在一間屋子裏。更有人說不是一頭，乃是三頭（當然還有人說是四頭的）。最驚人的說法是他就生活在一羣猴子的中間，和它們幾乎成了朋友，懂他們的言語情感，甚至於也會說它們的話。「——要不然你看他怎麼能學得那樣像，眼睛，嘴，手掌，和一切的小動作……」

我起始迷惑了，我不知真實在哪裏，我甚至疑心着這不同的傳說的源泉是否一個。我就記起來當着我在中學時候所玩過的遊戲，那是把一句話由一個人低低地耳語着傳給第二個人，再由第二個人傳給第三個……這樣子傳過了十幾個或是二十多個人，再由那個最末後的人把所聽到的話說出來。這句話的增補與缺殘時時使第一個

人露了極度的驚愕，想着怎麼會變成了這樣的一句話呢？

也許別人以為把這樣瑣小的事拿來說，是太不公平了。既然走進社會中，為什麼不把眼睛大睜開呢？多容忍，多原諒，然後再來看看人與人之間是怎麼樣活下來？

「真實仍然是不存在的。」也許我要大聲叫出來，若是我有一張自在的嘴。

打着謊言或是欺騙着幾乎成爲天性了。有誰肯老老實實地把自己顯給別人呢？有人說自己是了不得的好心人，在僻靜的街上，他也許把一個隨了他討一個小錢的乞丐踢一脚（他會說那是因爲疑心那個追隨者是一個歹人）但是在日報上他卻是一個時常露面的慈善家。因爲大額的捐款，報上會用紅色的油墨印出他的名字。他賑濟水災，救助貧困，在小報上還有人賦詩以詠風雅，因爲他化了二十萬的數目，娶了一位名閨。

在我們生存着的社會上正有不少這樣的人。他們是人物，是長者，歡喜用教訓的話來告誡年青的人：

「你們應該遵從，不該懷疑，這個社會不是很好的麼？想想看，好幾千年了，就都是這

樣子下來，若不然早就該被打翻了吧……」

一眼所看到的社會，也許正如這些長者所說，是平順圓滑地存在着，好像是沒有破綻似的……

我發了三天燒，沒有走出家門，第一天坐了車去看一個友人，就望到在路旁纏繞行着的婦人和孩子們。老的，年青的，牽了母親的手在哭着的，存在於世界上的一切悲慘愁苦相爲他們佔盡了。從他們的話語中，我知道他們正是失去了家園的人們。在那方土地上，不是也使我從孩提長成了一個人麼？他們對我是熟諳的，生長在那土地上的一切都還清晰地印在我的記憶之上。

「可是他們爲了什麼呢？」我不得不自問着了，雖然是秋天，太陽還放射着炎熱，他們走着。有的婦人抱着一個，拉着一個，被扯開的前胸，露出深紫的顏色。

終於我知道了，（這是在他們的話語中聽取來的，）他們的一點生活的仰仗中斷了，爲着尙有一點活的力量，奔波到一座金門的前面，哀懇那些高貴的人們繼續使他

們活下來。

「我並沒有以我的威權來宣佈你們的死刑呵！」

一個高貴的人也許要這樣咆哮着，隨後他會要他們散開去，麇集着的人也許不會聽從他的話，於是他可以吩咐些人來驅逐，爲了「公共治安」的關係。

社會是平靜地，光滑地過着日子。沒有一點什麼不安。這是一個不移的真實。啜泣着的，哭號着的自有他們自己的角落。偶然間一顧及，穩重的長者就會說：

「管他們這些人幹什麼，誰不要他們回家呢？他們不願意回家，故意躲在這裏和我們爲難，今年水災又那麼重，誰還能顧到他們，而且，這些人……」

這個社會也許是那麼安好的，若是我只生一對能聽些在我耳邊低低話語的耳朵。多少人都忽略了其他的人都還生有一雙眼睛的；但是即使看到了，也不過增重自己的憤懣，嘴早就成了一個無用的累贅了；除開了用它吞着每日的飯和水。

有什麼好說的呢，在這個光榮偉大的時代裏？

## 醫 生

對於那些選擇了高貴的從業，以救人爲己任的醫生們該有什麼話可以說呢？他們活在這個世界上，說是能醫療人的病痛，奉公守法，注重道德，更被尊爲有仁慈心腸的。這不是過譽，大部分人都是那麼殷切地想活下來，只有他們，在能力所及（當然還得有滿意的酬報）能爲人解脫疾病。他們能使那些因爲沒有法子活下去而自殺的人再生；他們也能以社會道德爲理由，嚴厲拒絕那些實在無法再養活孩子們的貧苦夫妻們的請求墜胎。但是當着一個人，充滿了活下去的力量，卻缺少活下去的物質條件，又爲疾病打倒了，懇求着那些人的慈悲，所得到的將是什麼呢？

111

由於母親的病，我見到了不少神聖的醫生們。記得一個是被尊爲第一流中的佼佼

者，經過友人的介紹，我纔在電話中被請到他的醫寓去。一進門，便看到了一張生着角的

神農氏像。（我該提一聲，這個醫生是去過英國的，至今還懸着羊皮的畢業證書。）一個管理事務的人立刻迎了我，和我立談些時。他有一點埋怨我的住所爲什麼不是在租界裏而在偏僻的××，又對於我的家沒有自用汽車覺得有點遺憾！我那時候是焦急的，因爲母親的呻吟好像時時都在耳中響着。（母親已經故去了，惟願她靈魂安寧。）終於告訴我幸而有×先生介紹，大夫已經答應去了。

隨着我就被讓進等候的前廳裏。那是一間沒有窗子的房屋，只由未曾關閉的門和通到手術室的甬道中透進來光亮。地板塗了蠟，十分滑，在空的坐位上已經守候了五個或六個先來的人，我就被讓在一個建漆的圓凳上坐下了。

我的心是焦灼的，我不能安然坐在那裏，我看見也在等候着的母與子，我的心就更被攪亂。我知道我母親的病，我只盼醫生能立刻隨了我去，診斷之後和我說一聲：病雖是沈重到極點了，還能有一點法子好想。

一扇關閉着的門開了，走出一個不大高的身形來，所有守候者的眼睛都殷切地望

着他，隨着他的脚步在移動；可是他卻是毫不動情地，挺着身子，歪着頭，嘴唇還噓着外國小調。他完全是在他自己的王國中活着，好像沒有一個人在他的面前存在，所有等候的人，是來乞求他的恩惠，他忘記了他自己是靠別人的象養的。

等到這些病人都依次看過了，纔由那個管理者和我說醫生預備隨着我去了。我看鐘，已經是十二點半，（我該說出來我是十點半鐘就來到。）但是那時候，只要知道他是就要隨我去，我的心就萬分歡喜。他冷冷地和我點一下頭，我們一齊走進守在門外的一部汽車。（這部車是我早就租來等在門口的。）

到了我的家，診察沒有一刻鐘就畢事了。我的母親用切望的眼睛看着他，我們也般地等着他的話，總算他還是仁慈的，在另外的一間屋子裏，他告訴我母親的病已經沒有治法了。這是我早就知道的事，可是更一次地聽到，就又冒了一次冷汗。我的手指微微抖着，我請求他，是不是還有最後的方法。他搖着頭，爲了使病人安心起見，他開了一個藥方。我就和他說到母親是維繫着這個家的唯一的人，我們六個弟兄，需要我們的母親，我

們的父親還遠在××

「你的父親在××麼？」

他突然間像是頗感興趣地說。

「是的，他在那邊住過二十年。」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你也去過麼？」

「我去過，我們從小都是在那邊長大的。」

「那我請問你一句，在那邊行醫是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他怕我聽不懂，就

又說：「是不是可以多剩一點錢？」

——什麼？我幾乎叫起來了，他不是給我們同情，也不是對於將死的病人存着憐憫之心，當着我的心完全爲母親將爲死亡攫取的恐怖所抓住的時候，他那麼鄭重地和我說到錢。他要錢，要鬼抓去了他，把他的軀體塞滿了錢吧！

我忍住了我的憤怒，卻給了他冷峻的回答：



「不可能，那邊有許多設備好的醫院，而且，而且——」我故意把聲音提高了一些：「他們的價錢也討得合理。」

這是真實的事，像他那一次出診，所得正可以抵一個小職員整月的收入。就是隨了他的一个僕人，也還公然要討些小帳。他卻是一個醫生，我想他該改行業了，他的家資已經可以使他成爲一個高利貸者。

他也許想得出我是故意有一點諷刺他，他看了我一眼，我就又把他送回去。從此我不再到他那裏去。在他的行業中，自然他是一個能幹有爲的人，他的醫理也許是精湛的；可是我早就自許着，若是有一天爲病所打倒，我將靜候死亡的幽幽的手，我不會要這樣的功利者來攪擾我的安寧。

再要說到一個是長了花白鬚子的，他是全從書裏得來的學理。在前年他治死了自己的兒子，他很傷心，懷了救世救人的心，他又關在家中讀了一年書。可是他成爲唯一的把話都在我母親面前叫出來的人。他叫：

「這病我沒有法子治，什麼都壞了——」

「先生請到外面談吧。」

「爲什麼不早去請我？這都養成病了，我不能治，我不能治！」

他搖着頭，他的鬍子飄着，我幾乎想跳過去拉下他的鬍子來。若不是怕嚇了母親，我什麼都能幹出來，我只擔心母親，母親是那麼愛我，我也那麼愛母親。

因爲一個外科醫生的施行手術，我幾乎把他打下牀來。他是一個笨蛋，只會說大話，看到母親苦痛的臉，我只想把我的手掌蓋上他的臉。他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只憑了一點點經驗也享着盛名。在這個浮囂的城市中，也只能生出這樣被信賴的人物。他的藥料是相同的，可往復地換着名字。有一次只把平常的白油留下了，忘記該和在裏面的藥粉。他的疏忽使他不能算是一個人，可是他卻是一個治人的醫生。

是的，我該再重複着，若是我爲病打倒了，我就等待着死亡。要這些醫生們和鬼去糾纏吧！

## 一人班

在地上用粉塊寫着尺大的三個「飛白」字「一人班」。

這是在什刹海的最南邊，隔了一面殘缺的牆，就是奔馳着車馬的大路了，暫時閒散下來的車夫，把身子俯在牆上，望了下來；在北面和西面，疏落地圍了幾個人，（那還是以孩子爲多），凝神地看着的卻是一個像在扭打着的兩個人型，穿了人的衣帽。上半身好像沒有什麼動作，兩個人的四隻腳，卻極生動地踢着，絆着，還要出來攢交的着數。那些小孩子們真是爲那驚險的過節所抓住了，愕然地睜大了烏黑的眼睛，有的把手指含在嘴裏都忘記拿出來，口涎就順着手淌了下來。他們好像是真在爲那將被攢到地上的一個擔着心，果然，洞的一聲，兩個人都倒下去了，於是從一個人的身子裏鑽出一個頭來，那兩個套褲青靴裏，又縮出兩隻手來。

他是那麼老的一個人，他的臉好像是被汗洗了一樣，他把所有的和氣都堆在他的笑容裏，他打着躬，把兩隻手合攏來作着揖。

「先生，您多捧捧，玩意兒是假的，就說這點兒力氣……小的今年七十二了，大熱的天，唉，也是沒有法子！」

他朝着這面打過了躬，又朝着那面，他那呆滯的眼睛隨着一個兩個的銅元落到地上，那些車夫們哄哄地笑着，小孩子們抹抹污穢的臉，一溜煙跑散了。

他抹抹汗，站在那裏，偶然是輕輕地嘆息了一聲。他不像那些江湖人朝着那些散去的人投着諷罵的話，他是以懇切的眼光望着那些人，也許希望着他們會不經意地回過頭來，看見他的眼睛動了心不忍離去，「您不給錢也不要緊的，」他的眼睛好像在說，「您站在這兒，到底也給我助個威，引來些別的主顧。」

四散的人並沒有一個回過頭來，那面涼棚上的鑼鼓在熱鬧地敲着，更使他們的脚步快了一些。

他莫可奈何地苦笑着，彎下身去把地上的三四個銅元拾了起來，仔細地擦去了塵土放在腰袋裏。

他撫摸着領下花白鬍子，擦去了附着在那上面的汗水，然後就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又把頭鑽到裏面去，兩隻手插到靴筒裏。他是像馬一樣地伏着，腳和手都踏着地，他是以自己的腳踢着自己的手，或是用自己的手打着自己的腳。

車夫們又把身子伏在牆頭上看着，新來的游人停住了腳，曾經看過的嗤笑着走過去了，小孩子們又圍了上來。地上的塵土有些飛揚起來，扭打着的兩個人像是更出力地纏着。有的時候一個像是要倒下去了，卻又猛然地站定了腳，有的時候這個人的腳絆了那個人的，暫時地停頓着，正像那些攢交的人在靜止中思索着怎樣來運用智力以求克服對方。就試探着，撥着，挑着，突然一個大轉身，有一個人就猛烈地坐下去了。這一次跌得更重一些，圍看的人大聲地譁笑着；可是看到已經跌下去，就開始移動着脚步。手和頭又縮出來了，從那地位上看，方纔發着音響正是由於他的頭觸在地上。當着他向四方打躬

拱手的時候，他還時時地用一隻手撫摸着他那光亮的頭頂。那上面已經沒有一根毛髮，是老年使他如此呢，還是爲生活的撞擊到了這樣的地步呢？

他仍然是笑望着那些走開去的人，他沒有一句怨言，別人把錢丟下來了，他總不忘記朝着那面拱拱手。

重重疊疊的皺紋，爲他記下了人生的經歷，他知道他的路是短了，也狹了。怎麼樣能和那些以美色炫耀着的，有精巧技藝的去爭勝呢？汗水打着腳背，汗水打着塵埃，他已經到了該歇息的年歲了。

收地租的警察，帶了帆布袋子和紙簿來了，用熟諳的語調來和他說：

「怎麼樣，今兒個？」

「先生，您回頭再辛苦一趟吧，我——我還沒有打下錢來呢！」

也許有淚水在他的眼睛裏漲滿了，用低緩的聲音說過後，就含着笑，恭敬地打着躬。那個警察也沒有說一句話，轉向別的地攤去了。他就又把頭鑽了進去。

太陽又沉下去，把樹的陰影映成更高大的鋪在地上，一片荷塘被嘈雜的聲音攪成污濁的了，晚風飄着；汗水還是溼透了他的全身，想到了這一天，也許就打了一個寒戰。

## 難

水是從街路上的細窄的孔縫中冒了上來，一向是未曾被人留意的，這時候如泉口一樣地湧上了水。而且××街的堤已經破了，一百多個在那上面工作的人已經和泥土似的被沖得不見了，破堤的水流如狂奔的獸羣一樣地衝進了街。沒有一點阻攔，吞食了每一粒乾燥的沙土。上水流下來的門板，雜物，人和畜類的屍身，也滾到街道上來了。腐敗的氣味，在空中流蕩着。

人都驚恐了，顯出更失措的情態。堆在門前的沙袋，石塊，顯然都要無濟於事了；但是每個人都不知道該在那一面着手纔好。孩子們起始哭號了，有的卻又十分高興地挽起褲脚在水中踏着；有許多人就像是忘記了他自己也有家的，只是呆呆地望着過來過去的人，忽然想起了這樣站立不是一回事，轉身就跑了起來。



街上是亂了，擠滿了人和車輛。每個人都把褲子提得高高的，想着不使水沾溼了衣裳。

水是漸漸地增漲着，蓋滿了這個城市的每一條街，每一徑小路。陰溝中的積污被浮起來了，水是爬上了邊路，爬上了房屋的石階，灌入了每一間房子。

有的人想以自己最後的努力來抵禦水的侵入，想從這廣大的災難中倖免，盡了心力來堵塞門和窗。也許得了暫時的成功，可是在堵角的磚縫中卻有水流直射了進來。這裏那裏，到了失去最後護庇的能力。同時水也從防禦物的上面流了進來，水流像是驕傲地說着：「我將征服每個角落。」

街上的行人都用了竹木的竿子來試探着路，腳是隨了竿尖纔踏下去，馬車還能載着人和物，可是水已經沒了馬的腹部，坐車的人和車夫的腳和腿都浸在水中。馬像是十分艱苦地跋涉着，頻頻地揚起了頭。行車恐怕也是到了最後的限度了。

我們是早就被送到××高地去，爲了惦記着尙留在家中的父親，哥哥和我又回來

了。我們也是和別人一樣地水中走着，沒有車輛再願意到那邊去，因為已經是不可能了。船隻多半是私有的，插了紅×字徽旗的船板上正坐着歡笑的男女去游玩，數着念珠的善士一手拉了豔裝的女弟子。

我和哥哥的手牽着，一步步地向前走。水是漸漸地深了，邁着脚步的時節感覺着更費力了。走在十字街口的時候，一股兇猛的水流正自西而東地衝過來。

踏在脚下的是軟的沙泥，我們沒有法子立定脚，我們只能更緊地拉了手，急速退了回來。我們猶豫着，不知道該怎樣纔好，終於我們是逆了水流徧着西面走過去，當着那水流把我們沖到東面的時候，我們已經走過了這條橫街了。

終於被我們遇到了一條船，我們以較大的價錢租定了，我們爬上去，（我們實在是已經精疲力盡了，而且水更深了起來，如果不遇到那條船，我就不敢想像我們的命運！）突然響了一聲槍。

「這是爲什麼呢？」我的心裏想着，可是我並沒有對誰發問，只是相互地望了望，就

默默地坐着。

當着我們到了××街口的時候，在一家食品店的窗台上正坐了一個人。一眼我就看到他是一個貧苦的人（我還可以說他是一個乞丐）。他有長長的頭髮，滿臉泥垢，下身只披了一件破爛的麻袋片。食品店的玻璃窗是被打破了，他正用一隻手拿了一塊餅在啃着，可是另外的一隻手在撫摸着腿。——腿是支着，有鮮紅的血流出來。可是爲往來船隻激起的水波一次一次地爲他沖淡了血跡，他的臉是苦痛的，卻又十分貪婪地喫着東西。他的苦痛是爲了飢餓或是創傷呢，還是都爲了呢？水捲去了一切，可是一個飢餓的人是要受着嚴重的懲罪纔得吞嚥着渴望的食物。

許多船隻都從那裏過來過去，卻沒有一隻攏到那個人的身邊或是有一個人同情地問他一聲。那些慈善的救生船更沒有注意到他，水是在漲着；可是他好像什麼都不記得，他只是攫取着裏面的食品恣意地喫着。一隻載了架着槍枝的警察的崗船停在那裏，好像已經做過了所應做的事，也只能驚訝地守在那裏望着了。

我們的船過去了，我轉回身去，遙遙地望着那個漸小的人物，我仍然看得出他還是貪婪地把食物送到嘴中的形影。

兩小時之後我們又回來了，水是更高了，淹沒了那整個的窗口。我看不到那個坐在窗台上的人，我還可以想得到不會有人拯救他的，許多死人的身子像皮鼓一樣地在水面上飄着。

## 冬 晚

我該記得那是一個寒冷的天，在那近北的古舊的大城裏冬日自有它的威嚴。幾個人從茶店中出來，立刻拉起衣領，雖然只是十點鐘，已經是路靜人稀了。

風雖是稍稍殺了些，寒冷卻像是更甚了。水滴結成的冰，反映着一點點的燈光；可是踏在那上面，正是可以使人傾跌下來的呵！入冬就凍了起來的路，在人的腳和馬的蹄子下，更響着清亮之音。

「我們回去了吧。」

一個人這樣地說了，幾個人就同時起着躊躇。每次總是這樣，茫茫地立在路邊，頗有無可適從之苦，叫做「家」的所在自然是等在那裏，可是我們都有些莫明其妙的感覺，若是不被說起來，總也不會想到的。

兩個人向南去了，我們三個人該向北去。因為還有一條頗遠的路，我們只得叫着車子。原以為路是冷靜的，可是一聲呼喚之後，許多輛車子都朝我們這裏來，爭着說：

「您到哪兒，我拉您去。」

纔把要去的地名說出，他們就討着價，還沒有等我們還口，他們自己就一直把價錢少了下去。

「一毛錢，」

「四十枚，」

「三十六個吧！」

「三十枚我送您回去。」

聽到這樣的價錢，就說出來就是三十枚，要三輛。那個第一個說的立刻就嚷着他是先講好了的，另外兩輛也爭着附和，這樣說定了，我就走近第一個車夫，雖然衣領遮蔽了我半部的臉，我的眼睛還能清楚地看到那只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當着他把車把放

下去，我並沒有坐到上面。他說着：

「您請坐上去吧。」

我沒有回答他，可是我也沒有動動我的腳。他好像知道了，就和我說：

「您放心，準保沒錯兒，送您平安到家。」

「我，我倒沒有什麼，只是你——」

「我今年十九啦，拉了二年半的車。」

顯然這是不確實的，他那樣子最多也看不過十六歲。

「你知道到那裏去還得要爬一座橋，路又不近……」

「我常走，您就上車吧。」

好像由於過度的寒冷，他的聲音發着一點顫，在陰暗的燈光下，我看見他那瘦小的臉。他的身子又顯得是那麼單薄，像是還害着病的樣子。

「我還是換一輛吧！我怕——」

我纔說出了，就有一輛車跑到我近前來，可是我並沒有就上去，我從衣袋內掏出一些錢，給那個失望了的車夫。

「你不用拉我了，這點錢給你。」

他堅決地搖着頭，俯下身拾起了車把，眼睛裏冒着憤怒的光。

「你的年紀太小，你不該拉車，太勞苦了會傷害你的身體。」

我加着解釋，他給我回答了：

「我二十八啦，我的年紀一點也不小，我的家裏人都看我不小，看我該養家了。」

「拿去這點錢吧。」

「憑什麼我要你的錢，我要賣力氣纔賺錢的！」

他說完，什麼也不顧，逕自掉頭去了。我站在那裏，像呆了一樣。我那同行的兩個友人的車子早已走了，只是我一個人還站在那裏，我覺得十分孤獨，我覺得我只是活在一個陌生的世界中，我一點也不懂得別人，別人也許不懂得我。他也許是對的，難說是我，我錯



了麼？

握着銅元伸在冷空裏的手覺得一點僵了，我只得縮回來。

我的心也凍結了，在這寒冷的冬夜，在那嚴酷而恨急的眼光裏。

我坐上了車，一任他送我到任何的地方去。